

楊雲史香港時期(1938–1941)詩文紀事 及其集外佚詩輯錄

程中山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清末民初詩壇以宗學宋詩為主流，時號「同光體」，尤以陳三立(散原)、鄭孝胥(海藏)、陳衍(石遺)諸名家之出，天下翕然宗之，將近代宗宋詩風氣推至高潮。吳天任〈餘菴詩續序〉云：「自近代所謂同光詩派之後，作者不宗散原，則效海藏，沿流承風，競以相尚，一若非二家不足言詩者。」¹可見民國詩壇推宗陳、鄭二人，詩學宋人之風氣極盛。在宋詩泛濫天下之際，楊雲史以其《江山萬里樓詩》，力主唐音，崛起江東，成為近代詩宗盛唐的第一人。陳衍《石遺室詩話》云：「江東楊雲史圻，當代名詩人也，有《江山萬里樓詩鈔》十二〔三〕卷。……勉讀百十葉，知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啞澀之體。急錄名句，與知音者共賞之，然甚呼負負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亦有相同的看法：「〔楊圻〕欲以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啞澀之體。所作七古皆長慶體，自〈檀青引〉以外，如〈金谷園曲〉、〈天山曲〉、〈長平公主曲〉，緣情綺靡，直欲突過梅村。而〈天山曲〉，長數千字，紀香妃事，自有七古以來，無此長篇。」²可見時人，尤其是前者宋詩派領袖的陳衍，對楊詩也甚為推重。近人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天立星雙槍將董平·楊圻〉云：「近代學唐而堂廡最大者，必推楊雲史。《江山萬里樓詩鈔》，頗難求其匹敵。大聲鏗鏘，藻彩紛披，如〈檀青引〉則梅村不得擅美，〈天山曲〉洋洋千言，〈秦婦吟〉不足道矣。」又云：「楊

¹ 見潘小磐：《餘菴詩續》(香港：自刊本，1984年)，卷首。

² 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民國詩話叢書》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卷三，頁577；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69。

雲史為唐音於宋詩泛濫之日，可謂豪傑之士。學唐而才華艷發，不同於明七子之貌襲。」³可見楊雲史詩，別樹一幟，獲得後世的高度評價。

1926年，楊雲史五十二歲，其《江山萬里樓詩詞鈔》十三卷正式刊行。1939年，即楊雲史來港次年，著手續編詩集，因作者於1941年7月去世及後來香港淪陷，詩集最終未能出版。手稿後輾轉流落在上海，最後燬於文革期間。⁴從此，楊雲史寫於1926年後之詩，幾乎蕩然無存。過去兩年，學術界先後重新整理了兩部楊雲史《江山萬里樓詩集》：其一，2003年6月由馬衛中、潘虹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其二，2004年2月由楊元璋整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正集續集》。兩書除了對楊雲史舊集重新標點及排印外，又輯錄大量晚年的作品，其中，香港時期的作品，多達三百餘首。可是，兩書於楊雲史居港作品，輯佚雖勤，但由於對楊雲史晚年居港記載瞭解不深，遺漏亦多。有見及此，本文將先簡介楊雲史與香港的關係，然後排列其居港期間詩文紀事，並作繫年，方便後人對楊雲史詩的研究。另就筆者所輯佚詩八十五首，供諸同好，或可補時賢輯佚之不足。

楊雲史生平與香港

楊雲史(1875–1941)，名圻，原名朝慶，字野王，一字雲史，以字行，齋號江山萬里樓。江蘇常熟人。早年極負文名，在京時與汪元寶、何震彝、翁之潤合稱「江南四公子」。年十八，娶李鴻章之孫女李國香為妻。廿八歲，順天鄉試第二名，後京試不第。歷任詹事府主簿、戶部及郵傳部郎中，光緒卅四年(1908)任清廷駐新加坡領事。據史料所知，楊氏任職期間，曾庇護當時在新加坡從事革命的孫文。辛亥鼎革後，楊氏解官返里，五年不出。後來出山入陳光遠、吳佩孚、張學良將軍之幕僚，其中追隨吳佩孚南征北討，達九年之久。抗戰爆發後，楊氏於1938年春夏間，攜妾狄美南(男)避難香港，直至1941年7月15日病卒，終年六十七歲。著有《江

³ 錢仲聯：《夢苕齋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天立星雙槍將董平·楊圻〉，頁360；錢仲聯：《論近代詩四十家》，載《夢苕齋論集》，頁353。錢仲聯對雲史詩雖推許之至，然亦有微言，其《夢苕庵詩話》曾云：「楊雲史圻《江山萬里樓詩鈔》，五律頗有唐人格調，嫌少真味。七古多長慶體，〈天山曲〉長一千九百三十二字，為前此詩家所未有。詠香妃事，美人碧血，沁為詞華，惜其稍乏剪裁耳。」見錢仲聯：《夢苕庵詩話》(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頁71。

⁴ 楊元璋：〈編者後記〉，載楊圻(著)、楊元璋(整理)：《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351。

山萬里樓詩詞鈔》及其他單行本如《江山萬里樓最近詩》、《長平公主曲》、《雲史悼亡四種》、《楊圻諡妻記》、《少室觀雪圖記》等。

楊雲史居港三年，詩作至少有三百首以上，因其詩名大，備受各方推重，故甚活躍於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壇。楊雲史的香港時期詩歌，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應朋舊時流所作的應酬題贈詩；(二)描寫山水而寓苦難流離之作；(三)反映國難時事及激勵抗戰的愛國詩。

就其交遊應酬而言，楊雲史以江南名詩人來港，常與粵籍的舊雨新知往還，如葉恭綽、江孔殷、唐恩溥、冼玉清、陳荊鴻等人，他們都是避難來港的廣東籍文人，其中一些更在當時社會上有很高的名氣和地位。他們對楊雲史其人其詩甚為推重，並時時加以關懷及接濟，詩詞往還自然不在話下，楊氏也藉此融入香港社會。另外，南下避難的北方人士如楊天驥、柳亞子、陳志皋、李猷等，都與楊雲史交往，蓋身世相似，同病相憐。楊氏以詩文飲譽南北詩壇多時，他與姬人狄美南更同擅畫藝，尤以畫梅著名。當時旅港畫人甚多，如張善子、張大千、胡藻斌、簡琴石、吳世媛等老輩後進，都與楊氏有密切的往返，切磋畫藝，題詩慶賀，也是常見的。楊雲史從上海南來香港，本來是想前往抗戰後方的重慶，可是因年邁關係，不便遠行而留港。因此，他與當時在港名流，如杜月笙、許世英等，以及一些經常往返港渝之間的政客詩人，如章士釗、張仲仁、邵潭秋等，晤談時局，詩作酬唱，均十分頻密。甚至與重慶方面的友人如陳布雷等亦時有書函往還。

自吳佩孚失敗後，楊雲史便一直過著賦閒生活，清貧困苦，日常費用多以賣文潤筆為生。流徙香港後，因水土不服，病痛甚劇，醫藥花費頗大，生活窮困。除了依舊賣文為生外，還得到重慶及本港友人的多番接濟，度過難關。雖然困窘，仍不忘以賦詩報國為志。李猷云：「先生愛國之心，極為熱烈。在港時所作詩文，皆是發揚正氣，宣揚抗戰，以同仇敵愾之心，寫禦侮自強之曲。一詩既出，四海傳誦。」⁵當時楊雲史詩歌甚受各界推重，傳誦多時，仰慕他的人很多。在港作品主要登載於《天文臺》、《大風》、《大公報》等。這些報刊的社長、主編及記者，如陳孝威、陸丹林、簡又文、袁洪銘、黃天石等，都與他十分熟稔，因此記者時時登門造訪，並介紹其起居近況，足見社會各界對這位老詩人的殷切關懷。楊雲史也曾為這些報刊的週年紀念題詩慶賀，手稿墨跡仍然在舊報刊上保留下來。同時他亦藉報刊之便，刊登其宣揚抗戰的詩文，如登在《大風》的〈致近衛書——勸日軍速退出中國〉，乃向日本首相近衛發出公開信，要求日軍撤出中國。又如晚年曾與陳孝威詩作唱和，寄贈英美領袖羅斯福、邱吉爾，懇切希望國際支援中國抗日。

⁵ 李猷：〈追憶先師楊雲史先生〉，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附錄「楊雲史先生紀念集」，頁384。

楊雲史攜妾來港後，除了應酬作客之外，更喜歡約同友人尋幽探壑，遊寺觀海，流連山水，以遣愁懷；又或山居觀物，借大自然景物，以寫流離之懷。因此，詩集中以寫香港山水風物的作品最多。此類作品多為五律或七絕，山水清音，意蘊深厚，風格多趨澹遠閒雅，甚有盛唐山水詩之風。如〈微雨初聞黃鸝聲〉：「紗窗山雨潤，晝睡有餘清。碧樹一溪靜，黃鸝三五聲。江湖增客淚，兵馬恐春情。啼罷復飛去，空林心暗驚。」（頁152）⁶ 又如〈芒種大雨新居溪興〉其一云：「犬臥落紅密，高齋人晝眠。一春山海氣，詩畫有雲煙。眼色草無盡，心聲泉渺然。粉牆花十丈，一蝶上青天。」（頁128）故李猷《近代詩選介》亦云：「此未刊四卷〔指香港時期〕，工力深邃，似不復拘拘於唐音，七古、五古、七律諸作，皆趨蒼老，洗鍊一過，獨五律依然清新保持其澹遠閒雅之風。」⁷ 又如〈雨夜餞別送人歸江東〉：「扶病送君去，登舟夜氣清。樓花筵外落，江火雨中明。衰老猶為客，饑寒獨遠行。如何生亂世，於此欲無情。」（頁150）此類作品往往流露了詩人身世飄零之感，亦有相當濃厚的思家情懷，更沾染濃烈的時代硝煙氣味。如〈春恨〉云：「客裏春光暗自嗟，清明萬里正思家。棠梨不解傷亡國，斷井頽垣自發花。」（頁98）又如與友人登宋王臺詩云：「驅車共上宋王臺，指點千峰動古哀。看盡夕暉下山去，背人風雨過江來。」（頁101）詩中思家憂國之感，悲涼淒厲，不忍卒讀。

楊雲史竄身南荒，情繫家國，對於國內的戰局，日夜憂心關注，故寫了很多反映日軍侵略所帶來災禍以及激勵軍民抗戰為主題的作品。楊雲史早年曾追隨吳佩孚出征黃河南北，親歷槍林彈雨，深知前線將士的處境，故時有詩遠寄前線以激勵將士殺敵，如曾寄詩給湯恩伯、李漢魂、李宗仁、白崇禧、毛澤東、朱德、羅卓英等將軍。這類作品，氣格高渾，情感激越，悲涼慷慨，時有盛唐邊塞詩之風，成就也是最高的。如贈白崇禧詩云：「日出蒼梧千萬山，旌旗已指鎮南關。邊功不在沙場裏，樓上揪〔揪〕枰數著閒。」（頁90）⁸ 贈朱德、毛澤東兩將軍詩云：「斜月西飛渡燕門，枕戈萬幕照黃昏。明朝北向彎弓去，三晉雲山接五原。」（頁91）此外，楊氏古體長篇之作甚多，如〈猴腦懺〉、〈巴山哀〉、〈米珠慟〉、〈仙佛謠〉、〈海山謠〉等，多為議論政局，或就某事而作，或寫流離之悲，哀怨纏綿，元氣淋漓。另外，他更在臨終前集《焦氏易林》而成〈攘夷頌〉長詩，呈獻當時國民政府，以資鼓舞全

⁶ 本文以下所引楊氏之詩，均以《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為本，不另注出處。

⁷ 李猷：《近代詩選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修訂本），頁90。

⁸ 「已指」，陳文鍾《楊雲史先生僑港詩文鈔》（載楊圻〔著〕、馬衛中、潘虹〔校點〕：《江山萬里樓詩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42）及《大公報》（1939年1月22日）均作「已過」。

國抗戰，久為世人稱誦，這也是他的絕筆。因此錢仲聯云：「先生晚年詩作，其雄放瑰奇，鴻篇杰構，一如前作，絕無老筆頹唐之病。尤其為旅港時所作，春秋攘夷之旨，洋溢毫端，稱為詩史，洵無愧色，豈特虞山詩派之後勁，實為近代詩苑之魁杰。」⁹

楊雲史晚年，滄桑飄泊，流離南國，寄食香江，鬱鬱以終。其《江山萬里樓詩》正是反映出晚清民初的社會變革及日本侵華時期的史實，故享有「詩史」之譽。居港的作品，為其生平詩歌中最具功力、最為悲壯、亦是成就最高的。可惜，楊雲史晚年在港自訂詩稿《江山萬里樓詩續集》十卷，凡一千一百六十六首詩，燬於十年文革之中，故今無法復見楊氏在港的詩文活動。由於楊雲史沒有正式的年譜，馬衛中所編《江山萬里樓詩詞鈔》書後附有陳國安的〈楊圻年表〉，於楊雲史居港之紀事，僅寥寥數字略過，不足以見先生居港時之行誼。另外，新出版兩本楊雲史的詩集，對晚年作品並沒有作仔細的繫年編排，給人略有蕪雜的感覺。有見及此，本文嘗試整理楊雲史在港期間的詩文，取其有史實及年份可稽者，進行初步繫年及紀事，以見楊雲史客港時的活動大概，亦藉以窺探抗戰時期香港的傳統藝文活動。

楊雲史香港時期詩文紀事繫年

楊雲史香港時期作品，以詩為主，詞及文其次。寫作年份大概可以肯定的，只有陳文鍾《楊雲史先生僑港詩文鈔》，凡九十六首詩和六闕詞。據陳氏跋言可知，這些作品大致成於1938年至1939年間。¹⁰ 其他的作品，只有靠詩文本身，如小序、詩題所記的實際年份為據。此外，楊氏發表在香港報刊的作品，大致可以據報刊登載的年月而得以考定。最後，時人別集、紀念文章中所載先生的作品，大抵亦可以考訂出具體的撰成年份。以下，筆者將先簡列先生1937年前的生平大事，以為背景參考，後再詳列1938年至1941年期間的詩事。

⁹ 錢仲聯：〈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序〉，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9。

¹⁰ 陳文鍾〈楊雲史先生僑港詩文鈔跋言〉云：「民國二十六年日寇侵犯，淪陷數省，時予任國立中大職務，因事留港。先生南來，因識之。港寓相隔咫尺，晨夕談心，深蒙嘉許。每一詩成，囑為繕錄，作續刊《江山萬里樓詩》之準備。相聚經年，情誼益摯。後予因事回滬，而先生仍寓港島，逾年聞即病逝于旅邸，至深悲悼。今檢篋中，尚留先生一部份詩文稿，心竊慕之，不敢自秘，為特錄出存于館，以備愛好先生詩文者一睹也。」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頁685。

民國廿六年(1937)以前大事簡要

光緒元年(1875)，十月三十日，先生生於江蘇常熟。父楊崇伊，光緒六年(1880)進士，翰林編修，歷任廣西道監察御史、漢中府知府。

光緒十八年(1892)，十八歲，先生娶李鴻章之孫女、即李經方之長女李道清(名國香)。

光緒廿一年(1895)，二十一歲，先生以秀才為詹事府主簿。次年入京師同文館學習英文。

光緒廿六年(1900)，二十六歲，妻李道清病卒。

光緒廿八年(1902)，二十八歲，先生在揚州，續娶徐霞客(名檀)。鄉試第二名。

光緒卅三年(1907)，三十三歲，先生受知於張百熙，奏調郵傳部。

光緒卅四年(1908)，三十四歲，先生出任清廷駐新加坡領使。

宣統元年(1909)，三十五歲，父卒於蘇州，先生返國奔喪。次年，返新加坡。

宣統三年(1911)，三十七歲，辛亥革命爆發，先生解職歸國，歸江蘇常熟，不出。

民國九年(1920)，四十六歲，江西督軍陳光遠招先生為幕僚秘書。

民國十年(1921)，四十七歲，吳佩孚慕先生之賢，延聘為機要秘書長。

民國十四年(1925)，五十一歲，先生繼室徐霞客病卒洛陽軍次。

民國十五年(1926)，五十二歲，先生刊《江山萬里樓詩詞鈔》十三卷，由中華書局排印。

民國十六年(1927)，五十三歲，吳佩孚兵敗後，先生歸里。

民國十七年(1928)，五十四歲，先生入張學良幕府。與姬人狄美南相識。

民國廿一年(1932)，五十八歲，先生居北平，重與故主吳佩孚遊。

民國廿六年(1937)，六十三歲，七七事變，先生仍居北平。11月18日(十月十六日)，日軍燒燬先生常熟之祖屋石花林。同日，先生燒燬隨身信函文稿，又辭別吳佩孚，準備攜眷離開北平。

民國廿七年(1938)，歲在戊寅，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春，先生化名葉思霞，經天津南下。4月，抵達上海，欲歸常熟祖屋掃祭而不得，遂輾轉南下。6月12日抵達香港，先居九龍彌敦酒店。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聘先生為行政院參議。先生欲返漢口謁當局，因病未就。來港初期，居港朋舊友人楊千里、吳經熊、陳孝威時來敘談，先生亦經常到九龍柯士甸道113-115號杜月笙公館作客。¹¹

¹¹ 參閱李猷：〈追憶先師楊雲史先生〉，頁384。

7月7日，抗戰一週年紀念日，先生作〈七七紀念時客香江〉五律一首紀之，詩云：「舉國臨無地，居夷共一天。此行真萬里，苟活又經年。詩卷有形勢，鄉音惟管弦。不須遲暮感，寶劍已成篇。」(頁83)

先生到港後，拜訪故友陳荊鴻。陳荊鴻有〈楊雲史自析津南來過寓齋夜話〉：「三年剛不見，舉世已泯泯。豈意在空谷，飄然來故人。肝腸猶夙昔，詩句更輪囷。莫話悲歡事，明朝釣海濱。」¹²先生留題陳荊鴻《蘊廬詩草》七絕兩首。¹³

8月12日，先生移居九龍太子道222號2樓。25日，陳孝威《若定廬隨筆》有〈名將與名士〉，介紹先生贈湯恩伯將軍之詩，云：「海內詩人詠將軍〔湯恩伯〕戰績之詩，美不勝收，以江山萬里樓主人楊雲史先生之四首絕句，最為蒼涼雄偉，名將名士，相得益彰，茲錄其序與詩如左〔詩及序略〕。……先生詩宗工部，暮年境遇亦相似，佳句流傳，海內爭誦，昔充吳佩孚上將軍祕書長，今則僑寓此間，行將為我最高統帥之座上客矣。」¹⁴28日，《天文臺》載先生〈舉國〉五律四首；次月11日，載〈贈孝威吾兄將軍〉五律兩首。

中秋日，先生為陳荊鴻《獨漉堂詩箋》作序。序云：「數年前，余識順德陳君荊鴻於津門。今歲避地香江，荊鴻亦以避兵先至，流寓相逢，欣慰倍昔。暇出手著《獨漉堂詩箋》見示。披誦數日，乃知獨漉之懷抱身世，家痛國變。」(頁296)初秋既望，先生撰〈海山謠〉七古長詩，詩小序云：「戊寅五月，余自故鄉南來香海。去瓦礫之宗邦，接南洲之風物。浮海萬里，容膝一廬。其地山高水深，亦足遊目盪胸，揮斥幽憤。初秋既望之夕，渡江出海，作水國夜遊，時則島嶼生月。星雲燦然，……則不禁愀然以悲。作〈海山謠〉以自解。」詩載10月9日《大公報》。

是年秋，門人李猷從漢口南來香港，在交通銀行工作。先生有〈香江喜逢嘉有〉，詩云：「胼胝半天下，驚心相見歡。所餘但皮骨，失喜各平安。死別倉皇易，生離失散難。海天愁裏窄，不及酒杯寬。」(頁84)後李猷應先生之請，攜眷遷往先生居處同住。

九月晦日，先生與小男、李猷及諸甥遊青山寺，訪雲間趙某不遇，留詩〈遊青山寺簡趙某〉。其小序云：「雲間趙某先生，避亂南來，厭香江塵囂，隱居青山寺。」

¹² 陳荊鴻：《蘊廬詩草》(香港：自印本，1981年)，頁36。陳荊鴻1934年在北京初識楊雲史，時有〈楊雲史過訪旅次〉云：「蹙然似有足音來，夢寐相期眼乍開。五載傳吟猶契闊，萬方多難獨徘徊。曠懷不作寒暄語，快意惟傾澆豔杯。地北天南同是客，夜深遮莫倚樓臺。」見《蘊廬詩草》，頁23。

¹³ 陳荊鴻：《蘊廬詩草》，〈題辭〉，頁1。

¹⁴ 陳孝威：《若定廬隨筆》(香港：天文臺半週評論社，1939年)，第2集〈名將與名士〉，頁120-21。陳氏《若定廬隨筆》長期連載於其所主編之《天文臺》(香港：天文臺半週評論社)。

前月別我入山，謂一意治老氏言，不復來城市矣。且約往遊，余患肩臂攣痛，久不能踐。九月晦日，力疾往訪不遇，青山但靜僻，非有奇勝也。歸作長句寄贈，病逾百日，扶掖需人，偶有登涉，小男必扶杖以從。是日並邀李嘉有、陸氏諸甥同遊焉。」(頁120)

10月，廣州淪陷。先生作〈哀廣州〉、〈廣州失陷時大火三日不熄〉五律兩首以紀。先生又有〈致李濟深書〉、〈致張仲仁書〉，與李、張二人討論廣州淪陷後之抗戰局勢。同時，港中詩人如何曼叔、阮退之、謝無量等紛紛贈詩頌讚當時廣東省主席李漢魂領軍英勇抗戰之事跡，先生亦作〈贈李伯豪將軍〉一首，詩後先生誌云：「戊寅九江之役，倭寇陸海軍夾岸並進，以取南昌兼窺武漢，勢至凶悍也。粵軍李伯豪將軍奉命援贛，師次潯陽南岸，以保南昌兼衛武昌，累戰多捷。寇三月不得逞。秋八月與戰於德安，大破之。殲其官兵萬餘人，獲輜重機械無算，足為空前大捷，威振中外。至九月廣州失陷，奉命回師救粵，主粵政，並籌備恢復廣東。聞將軍儒雅，擅文事，有儒將風。戊寅冬日識喜。庚辰重陽錄塵。伯豪將軍主席方家惠存。江東雲史楊圻。」(頁89-90)

先生又作七古寄贈李宗仁、白崇禧兩將軍，詩載《天文臺》。陳孝威於10月20日撰〈江東才子贈詩李、白兩將軍〉一文，文云：「李宗仁白崇禧兩上將，……台兒莊殲滅戰之役，國人獻詩頌捷者，美不勝收。最近田家鎮一役，……殲其精銳二萬餘人，固足以壯全軍之士氣矣。江東才子——江山萬里樓主人楊雲史先生，自北平遼難至九龍，臥病者久，聞滋饒唱，霍然以興，吟成兩將軍行七古一篇，洋洋灑灑數百言，蒼涼雄勁，得未曾有，真時代之巨製。先生詩宗少陵，一句脫口，海內爭相傳誦，顧微李、白兩上將之功高蓋世，不足以當之，此所謂名將與名士相得益彰也。」¹⁵

歲暮，先生作〈蒼梧軍歌〉贈廣西白崇禧將軍，詩下自序云：「歲暮寇欲窺北海以入桂，我軍嚴備以待，喜作軍歌一章，譜以今樂。歌調雄壯，贈白崇禧將軍。」(頁90) 又作〈雁門軍歌〉寄贈在華北地區抗戰的毛澤東、朱德兩將軍，詩下自序云：「自丁丑中秋，雁門失守，寇遂入晉。第八路軍抗戰年半，寇終不得逞。作軍歌譜以今樂，以贈晉北朱、毛兩將軍。」(頁91) 先生同時亦作〈歲暮聞晉南陝北大戰寇氛甚惡〉五律一首。¹⁶

12月26日，先生撰〈致近衛書——勸日軍速退出中國〉長文，欲寄日本首相近衛，呼籲日本停止侵略及盡快退出中國領土。信未及寄出，近衛忽傳下台。次年

¹⁵ 陳孝威：《若定廬隨筆》，第2集，頁178。

¹⁶ 此詩亦載《天文臺》，1939年1月19日，題作〈歲暮聞晉南寇氛甚惡，我潼關守軍力拒，賊不得渡河〉。

春，《大風》編輯陸丹林來訪，先生錄出原信以示，並於2月5日及13日(再版)載《大風》第28期。¹⁷

是年，先生曾作〈紀石花林之被焚〉七律兩首，以紀家園石花林被日偽軍隊所燒燬之痛，詩題小序云：「石花林，余虞山園宅也。……命其軍士掃數洗劫兩日夜，運滬東行。既畢，以硫磺縱火焚燒，頃刻都盡。……今夏四月，余乃間關南歸祭掃，至滬而諸兒堅止弗令行。怪問之，以實告。」¹⁸

來港後，先生於南方水土不服，久病拘攣。故主吳佩孚聞知後，曾函先生北歸就養，先生久未北返。

民國廿八年(1939)，歲在己卯，先生六十五歲

1938年底，邵潭秋(名祖平)自內地避難香港，先生與之過從甚密。1月5日，《大風》第25期刊載先生舊文〈焚稿記〉(1937年作)及舊詩〈圍城中喜聞官軍北征〉五律兩首。19日，《天文臺》載先生〈歲暮聞晉南寇氛甚惡，我潼關守軍力拒，賊不得渡河〉五律一首、〈送人入桂軍歌〉及〈題白帝城圖照〉七絕各一首。1月22日，《大公報》以「楊雲史近作」為題載先生〈蒼梧軍歌〉、〈雁門軍歌〉、〈登長城〉、〈楊柳枝曲〉凡四題十六首。

2月12日、16日、19日，由吳佩孚訂，葉恭綽、章士釗、張一麐三人聯名於《天文臺》登載〈楊雲史鬻文〉啟示，此文亦載於次月25日《大風》第32期。云：「江東楊雲史先生，喜香港海山之勝，客夏來此，賃廡養痾。先生詩文名滿天下，閒居北平時，求者接踵，頗以為苦。吳子玉將軍乃為手訂潤格，以節其勞，鬻文有年矣。客夏南來，今以病榻清暇，重理筆政，以資清遣，藉佐藥餌之需。近欲專撰碑傳墓誌銘誄之文，因對於各省抗戰陣亡將士，忠勇義烈犧牲者，志在極意表揚，且將藉此采入戰紀，別輯著作也。」

正月十二日(3月2日)，邵潭秋邀先生及眷屬往遊大埔，觀猿山中，先生有作〈大埔觀猿〉七絕五首紀之，詩題小序云：「九龍大埔山中多猿，見人不避，就而索食焉。正月十二日邵君潭秋邀余攜眷往遊，時已近暮，海雨霏霏，煙雲杳合。」(頁91)3月5日，《大風》週年紀念，先生為題一絕：「一掃千軍落葉風，筆尖槍桿總同功。未來如漆明如燭，都在元機慧眼中。」¹⁹25日，《大風》載先生為《大風》主編陸丹林所作〈紅樹室圖為丹林作〉五絕一首及〈題丹林觀瀑圖〉七絕一首，此二詩又載於8月24日《天文臺》。

¹⁷ 此文未見載於楊元璋整理之《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文鈔》。

¹⁸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頁545。

¹⁹ 稿載陸丹林(主編)：《大風》(香港：大風社)，第30期(1939年3月5日)。

早春，先生作〈己卯早春哀江南〉五律四律。邵潭秋將赴四川，有詩留贈先生。邵氏〈將有蜀遊過楊雲史齋夜譚承畫墨梅贈行〉詩云：「楊君子雲後，一代存詩史。諸侯盡傳食，作客未嘗仕。才雄善談兵，思深欲疑始。彬彬開濟略，粲粲植眾理。偶寫歲寒花，交柯自媚喜。吹香作雪海，屈鐵成繞指。敗筆抹磐石，堅白令漱齒。知我有遠行，贈此篤行李。清談夜不眠，勝傾谷廉水。坐覺峨眉翠，搖搖燈影裏。我生如蓬梗，汎汎不知止。今宵此樓泊，妙香洗凡髓。嚼詩得留連，清幽出塵滓。」²⁰先生亦有〈贈邵潭秋〉五古長詩以壯行色，詩有云：「閒居見邵子，空谷抱琴來。……君今將入峽，躋勝青天倚。」（頁126）

另外，友人張仲仁年初自重慶返港暫居，先生有〈張仲老由蜀中航空西遊新疆南遊昆明近將飛返詩以迎之〉、²¹〈喜仲老歸香江〉二詩紀之，後詩云：「衣上星辰氣，知君天上歸。大荒皆積雪，世界已斜暉。北極河山異，南朝戶口稀。憑欄應未忍，滿地是旌旗。」（頁93）²²張仲仁亦有和詩三首，其二云：「每有高歌動鬼神，王侯賓客走風塵。卅年前事彭澤驛，白首重逢意更親。」（頁93）²³

春日，先生往遊荃灣東普陀寺，重逢故友岑伯矩（伯矩名學呂）。先生昔年曾入張學良幕僚，時岑伯矩亦為張氏秘書，今岑氏隱居山寺。先生〈遊荃灣東普陀寺逢岑伯矩〉詩云：「班荆滄海曲，道故一長嗟。六合得無淚，孤村自發花。逢人皆我友，到寺即僧家。羨子能真隱，誅茅約種瓜。」（頁94）〈簡岑山人伯矩荃灣山中〉亦有句云：「相送出蒼翠，重來期抱琴。」岑學呂後有〈臥病三月感懷身世成述感二十首〉，其十六詩後注云：「居山堂日，朋舊時入山見訪。老輩中如韓樹園、張一鑾、江霞公、楊千里、黎季裴、楊雲史、黃慈博、鄧爾雅、鄧寄芳、楊鐵夫、唐天如等時來集會。」²⁴

寒食日，先生作〈己卯寒食感春〉五律六首，詩載4月9日《天文臺》。清明節，先生往九龍城作郊遊遣興之行，並有〈己卯清明九龍城踏青〉五律三首之作，其三云：「百戰度佳節，煙花傷客心。遊人異春服，林鳥變鄉音。海國雲霞盛，家山草木深。煩憂塞天地，容我一微吟。」（頁99）詩載4月13日《天文臺》。是年春，先生有〈春感〉、〈春日山居雜詩〉、〈披閱石花林圖照有感〉、〈三月晦日雨夕餞春詩〉、〈種花雨至〉、〈幽居〉、〈喜友北至〉、〈送人乘意大利皇后巨艦赴歐洲〉等詩。

4月15日，《大風》第34期載先生舊作〈靈飛墓詩碣〉七絕六首（1936年冬作）。20日，《天文臺》載先生〈春夜舞席送人〉及〈憶頤和園花事〉五律各一首；23日，載〈送

²⁰ 邵祖平：《培風樓詩》（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84。

²¹ 此詩載《天文臺》，1939年4月27日。

²² 此詩載《天文臺》，1939年5月4日，題作〈喜張仲老由昆明返港〉。

²³ 張詩亦載《大風》第53期（1939年11月5日）。

²⁴ 岑學呂：《岑學呂詩略》（順德：耀昌鉛印本，1948年），頁10。

人之湖廣復入蜀》五律兩首及〈題鹿樵山居〉五律一首；30日，載〈題綏遠昭君青塚圖照〉七絕四首。

張倬雲囑先生題其明妓張二喬墨蘭小卷，先生作〈明詩伎張二喬墨蘭小卷為張倬雲題〉七絕兩首，題下詩序有云：「民國丁丑歲，粵中文士於白雲山麓得其塚於荊莽間，篆額儼然，因為之修葺，補梅花百株，敘述喬事蹟，而函余請詩，未及報而戰作。……喬畫流傳絕少，張倬雲君〔疑即江倬雲〕得此卷，風致不讓橫波。余前歲未及題，乃倬雲適以此卷見屬，是不可以無詩也。」(頁102)

5月，日軍以飛機連日轟炸陪都重慶，重慶軍民死傷慘重，損失甚大。先生遂作〈巴山哀〉五古長詩以紀痛之。詩題小序云：「己卯陽曆五月，敵數以空軍炸我重慶，三四兩日尤酷，飛機三十八具，擲炸彈燒夷彈二百餘枚，大火數日不熄。……死者萬餘人，而屋宇燬滅，棲食驟絕，骨肉散失，產物蕩然。生者亡家，死者無骨，富者露宿，貧者裸立，疾走棄鄉，流亡他郡。」(頁105)

春夏間，先生曾為友人題畫多首，有〈題朱鳳千撫松圖〉、〈題金巨山海棠詩夢圖〉、〈題雷竺笙檢書看劍圖〉、〈題張公權據梧圖〉等作。其後，先生為冼玉清題〈海天躑躅圖卷〉七絕四首。其四云：「苑遊糜鹿無家別，國破魚鳳望帝哀。那得此間不思蜀，煙花無際宋王臺。」(頁151) 又為濮蕃題《借硯圖》七絕兩首，其二詩云：「筆陣荒蕪墨未乾，磨人磨墨暫相歡。取懷外府君家物，破碎山河一例看。」(頁161)

初夏，先生得鄉書，故作〈鄉書告余，前歲虞山失陷，余園宅已化焦土，蓋先洗劫財物書籍，而後焚我園宅以掩跡，所餘者廚下耳〉五律兩首。先生讀同鄉後輩錢仲聯之詩作後，有〈贈寄錢仲聯桂林〉七絕四首。其三云：「野王辛苦賊中來，嶺表投荒百事哀。日落滄溟風雨至，獨來俯仰宋王臺。」(頁121) 先生前歲有〈與錢仲聯教授論詩書〉，極力推許其詩云：「昨得惠贈大著一冊，展誦竟夕，愛不能釋。……今誦此冊，造詣更進，讀之奇情拂拂，英氣虎虎，仲瞿仲則，伯仲之間，且意氣縱橫，而無拔劍張弩之跡，所以可貴也。執事蓋詩中之霸才也矣。」(頁290) 其時，錢氏避難廣西桂林。

友人袁洪銘乞為其先高祖妣節孝題詞，先生有〈題袁節母節孝事略〉七古一首，詩載5月21日《天文臺》。袁洪銘跋云：「江東才子楊雲史先生，學問詞章，海內宗仰，洪銘不揣固陋，貿然奉函請益。乞為先高祖妣節孝題詞，俾光家乘，謬承不棄，慨然頒賜佳什。拜讀之下，至深感佩。茲謹為錄出，付刊本報，以示謝意，并誌風木之痛云爾。」後先生又為袁氏畫梅，並題一絕：「話到江南遠夢迷，水村山郭雨淒淒。知君家住羅浮裏，一例開時怨鶴啼。」²⁵ 袁氏曾評此作云：「寄託遙

²⁵ 載《天文臺》，1939年6月8日。

深，讀之有『不堪回首話家園』之感，非有卓越之天才，曷克臻此境哉？」²⁶ 先生卒後次年，袁氏以此詩畫向柳亞子索題，柳亞子有〈袁洪銘屬題楊雲史先生遺畫墨梅即次其自題韻〉：「逋我詩篇畫稿迷，江山萬里剩孤淒。羅浮夢醒師雄逝，翠羽啁啾有怨啼（先生許與美南夫人合繪墨梅見惠，未成而逝。又許貽我《江山萬里樓詩集》，亦刻未得一讀也）。」²⁷ 6月8日，袁洪銘於《天文臺》撰有〈談楊雲史先生〉一文，介紹其與先生交往之經過，並推譽先生志向才華及近作，云：「雲史先生以卓越之天才，為等身之著作，不論詩詞散文，皆旖旎纏綿，情文並貌，詩如〈贈李白兩將軍〉、〈海山遙〉、〈游青山寺〉、〈己卯寒食〉，文如〈致近衛首相書〉諸篇，詩思文筆，均臻上乘，宜其傳頌宇內，為士林珍貴耳。」

友人章士釗年初自渝參加國民參政會後，飛港董理舊書《邏輯講義》。春夏間，章氏自港將返重慶，先生作〈贈行嚴〉五律三首，以壯行色。其後，6月14日陳孝威《若定廬隨筆·章行嚴詩興不淺》云：「虎牌老記者，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行嚴章先生，應我最高領袖之邀，于上月挾其新著《邏輯講義》，自港飛渝講學。瀕行楊雲史先生壯之以詩。」²⁸ 此文又載於同月18日《天文臺》。

五月，先生董理舊稿，自丁卯年（1927）以來十二年作品，結為續集，欲並合前集再刊行之。五月十五日（7月1日），先生撰寫《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自序。²⁹ 是日，先生偕張廩丞同遊宋王臺，有〈五月望日偕廩丞同遊宋王臺，遇雨而返，是夕霽月殊佳，計去年今日到此已一年矣〉七絕三首，感慨頗深。其三云：「六合為家換鬢絲，去年今日一年期。起來推枕望河漢，山月窺人擘荔枝。」（頁101）三詩與〈雨夜客至留飲〉七絕一首同載於8月13日《天文臺》。是年，先生遊荃灣東普陀寺，茂峰、了如上人留齋，先生賦五律一首留壁。7月5日，《大風》第42期載先生舊作〈哀通州〉、〈哀香山〉兩首。

8月4日，《大公報》載先生〈巴山哀〉七古一百韻。6日，《天文臺》載先生〈喜北友至〉、〈山居房櫳〉、〈宅後山村晨有花市，每晚曉起買花以為常〉五律凡四首；17日，載〈題張公權據梧圖〉五古一首；22日，載先生1909年舊作〈暹羅詩〉五律一首並序。記者附識曰：「此雲史先生最近抄示，三十年前遊南洋時舊詩注也。……特錄之以告暹羅政府及僑胞焉。」

²⁶ 袁洪銘：〈談楊雲史先生〉，《天文臺》，1939年6月8日。

²⁷ 柳亞子（著）、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42。此詩亦見問花齋主（袁洪銘）：〈柳亞子在港史話〉，載魯言等：《香港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第十一集（1987年），頁58。

²⁸ 陳孝威：《若定廬隨筆》，第3集，頁223。

²⁹ 此序亦載《大風》第46期（1939年8月25日）。

七月，與弟子李猷同遊淺水灣。〈淺水灣紀遊詩〉序云：「淺水背嶺面海，碧嶂環合，為香港一方之勝。其地山海幽深，晚濤捲雪，長林幽草間，有房櫳廊舍游飲之所，極荒寒幽艷之致，中外仕女咸喜集此。泗水為海浴，如鷗如蟻，出沒於綠礁雪浪之間；廣廈絲竹鏘鳴，則男女互抱，婆娑起舞。流連忘返，衣光鬢影，掩映海天。余避亂至此，七月來遊，清風徐來，恍如洞庭仙樂。其事幽勝，不復知人間更有地獄矣。嘉有同遊，有詩甚美，作此以和。」(頁83)

七夕(8月21日)，先生為「國聞社」《長言集》作序。序云：「丁丑七月，倭寇發難幽薊。……斯『國聞社』諸君子，所以繼《采風錄》而有《長言集》之編輯也。誠以言為心聲，詩以言志，將使天下後世，誦其詩而論其世，可以知一代寇亂之禍。」(頁299)

中元日(七月十五日)，先生為弟子丁文雋《書法精論》作序。序云：「門下丁子文雋，敏而好學，從政之暇，淫於文史，其手寫碑帖，逮五百餘種，備諳筆法，慨書學之中絕，乃撰《書法精論》一書，凡三篇。」(頁298)同日，先生有〈中元大月山居歸思〉五律一首。³⁰

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歐洲戰事一觸即發。先生有〈九月一日德進軍波蘭，英法並起擊之，歐戰再作〉五律一首以紀事：「項羽為戎首，王敦自可兒。旌旗一蕩動，宇宙再支離。人事今如此，天心大可疑。飛虫滿燈燭，山雨到樓時。」此詩載於10月29日《天文臺》，同日亦載有〈賦枯樹〉五律一首。本月，弘一法師六十初度，其門人徵詩海內外以賀壽，先生應邀賦詩祝賀，有〈弘一法師六十壽〉七絕兩首。³¹另外，先生亦改定三十四年前舊稿〈臺灣詩〉五古長篇，詩載9月15日《大風》。

立秋日，先生作〈立秋感懷〉五律兩首。中秋日(9月27日)，先生續理舊稿，並撰成〈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雜誌〉，云：「三年戰事，轟炸為先，民間圖書文物，頃刻灰燼，摧毀殆盡，友好以余之紀述諸稿，在故鄉者，既已自焚，在鄉邑者，又付劫火。僅此區區歌詩，堅囑付梓，以免兵火散失，此余所以增刊是集之意也。」(頁6)中秋日，張廩丞夫婦招飲山樓，先生有〈中秋廩丞夫婦招飲其山樓，煙雨滿海，終夕無月，夜半亂流歸九龍〉五律兩首。其二云：「木末泉根本，潺湲眾壑分。登臺不見月，石壁水紛紜。送客山中雨，開門夜半雲。乘流發高詠，隔海一相

³⁰ 載《天文臺》，1939年10月5日。

³¹ 詩後載《大風》第88期(1941年4月20日)。1941年，旅港女詞人呂碧城見先生詩後，曾隱括兼廣其義而成〈鵲踏枝·冰雪聰明珠朗耀〉一詞。詞見呂碧城(著)、李保民(箋注)：《呂碧城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五，頁465。

聞。」³²章士釗於重慶見此二詩，即寄〈見雲史九龍中秋無月詩有「送客山中雨，開門夜半雲」之句，賦寄長句〉云：「見詩如入曹溪寺，不用人間煙火字。與君一別餘半年，山雨夜雲我嗟異。獨愴舊約荒遊岷，九龍南望情閨闔。誰家老子興不淺，坐對胡床空不馴。先生吐屬空千載，五言見說長城在。李侯佳句似陰鏗，杜甫歌詩尊北海。好風為我語張卿（雲史詩因張廩丞招飲作），聞渠苦病心竊驚。好漢自有真本領，無月何礙中秋名。」³³

10月5日，《天文臺》載先生〈山居一年〉五律四首，時先生移居一年矣。同日，亦載〈中元大月山居歸思〉五律一首。10月16日，番禺簡琴石（名經綸，號琴齋）以張大千自重慶來港，招朋舊飲於袖海堂，先生與江霞公（孔殷）、張廩丞諸人共赴宴請，謝無量不至。席上，江霞公即席賦詩索和。先生遂作〈和江霞公袖海堂清宴詩〉五古大作酬答之，序云：「十月十六日，簡琴石觴客於袖海堂，茲山名區也。同飲者江霞公、張大千、張廩丞及余。大千新自西蜀來，為我繩青城、峨眉及西康雪山之美。與霞公其述前身，聆之神往，蓋皆靈猿應生也。霞公即席賦詩索和。」（頁109）³⁴江孔殷有詩〈簡琴齋以畫人張大千自渝至約同楊雲史、謝無量、張廩丞袖海堂小敘，無量不至，即席成此〉兩首，其二云：「金頂前身一聽鐘，偶同鄉客話渝蓉。老猿別號船山共（大千與余生皆為蜀猿），跛鬻餘生袖海逢。華首難尋無著地，峨嵋還上最高峰。病中語戒枯禪坐，關閉偏來老子龍。」³⁵10月26日，《天文臺》載先生〈立秋感懷〉五律兩首。

是年秋，先生作〈吳湖帆夫人潘靜淑，文恭公姪女也。工文詞，六月一夕而卒，湖帆摘其詞「綠遍池塘草」之句索詩題冊，率書四絕，並以唁湖帆〉四首。其三云：「易安修作才人婦，一夕離魂倍愴神。我輩形生似孫楚，相憐薄命過來人。」其四云：「十載烽煙離索群，海山白露正思君。故人消息不如意，如此江東日暮雲。」（頁126）³⁶

11月15日，吳光新將軍（字自堂，曾任陸軍總長）病卒香港。先生有〈風雨交作挽吳自堂上將軍〉七絕兩首：「多難相逢失意時，把杯翻恨識君遲。屠龍畫虎傷心事，忠厚相憐後死知。」「當年意氣一銷魂，化作寒濤自吐吞。酒後鼓鞞聽不得，滿天風雨入中原」。詩載12月11日《天文臺》。11月18日，《大公報》載先生〈公無渡

³² 載《天文臺》，1939年11月6日。

³³ 載《天文臺》，1939年12月4日。

³⁴ 詩亦載《大風》第54期（1939年11月15日）。

³⁵ 江孔殷：《蘭齋詩詞存》（民國活字本），卷五，頁7。

³⁶ 稿載潘靜淑（著）、吳湖帆（編）：《綠遍池塘草圖詠》（上海：梅影書屋出版社，1940年），頁72；詩亦載《天文臺》，1939年11月20日。

河》七絕四首，題下小序云：「風聲鶴唳，搖落已深。秋盡江南，念我鄉國。憂從中來，悵然有感。」23日，《天文臺》載先生〈九龍秋末訪友不遇散田野間〉五古一首。

12月4日，吳佩孚卒於北平，先生傷心不已。5日，友人陸丹林專程前往寓樓慰問先生，是時《大公報》記者亦造訪先生，先生詳談吳佩孚晚年，並示其輓聯：「本色是書生，未見太平難瞑目；大名垂宇宙，長留正義在人間。」又向記者表示不日將返北平主持吳佩孚喪禮。³⁷6日，《大公報》登載〈吳將軍的晚年——楊雲史氏一席談〉一文。後先生續作輓聯數副及有〈哭孚威上將軍〉五律四十首，以追憶侍從吳佩孚之往事，題下序云：「上將軍於己卯冬十二月四日夏曆十月二十四日薨於故都什錦花園府邸，碣石雲寒，渭原星落，甲仗鳴空，一路皆哭。嗚呼哀哉。去歲初夏，圻也南遊，一歲有半，遂成永訣。」(頁110) 詩後連載於1940年1月25至27日《大公報》。

是年冬，弟子李猷奉調重慶工作。李氏先送家眷往上海居住，後再返香港與先生道別。李猷赴渝後，通過友人徐景薇關係，敦請香港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月供數百元接濟先生以就醫。歲暮，友人章士釗自重慶作〈東港中諸友〉七絕組詩，其中有二絕同時寄懷先生與楊千里，詩云：「十年新學孰滄腸，自訝詩篇亦擅場。不信巴山青為我，老來無意得清狂。」「二楊消息近何如，索句剛逢水竹居。千里故人詩債穩，縹緲卷子渺愁予」。³⁸

民國廿九年(1940)，歲在庚辰，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春，先生得王孟南之接濟，移居香港堅尼地臺。³⁹後搬入九龍天文臺道與陳志皋等共住，即當時九龍今(金)巴利道59號月仙樓4樓。⁴⁰

早春，先生遊三疊泉，有〈游三疊泉〉七絕一首，載於2月22日《天文臺》。2月5日，《大風》載先生〈為丹林題堯生大千鄉居詩畫卷子〉。⁴¹同日，《大風》載斟滄閣主〈評楊雲史《江山萬里樓詩》〉長文，極力推許先生之詩。19日，《天文臺》載先生〈南海見梅感賦〉絕句三首，其一云：「八千里外見橫斜，天下樓臺不是家。歸夢故山舊籬落，衝煙破雪兩三花。」

³⁷ 是日先生與記者詳談內容，亦見錄於陸丹林：〈吳佩孚與楊圻〉，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附錄「楊雲史先生紀念集」，頁395-409。

³⁸ 載《天文臺》，1940年1月4日。

³⁹ 楊圻：〈雁臺移居記〉，《大風》第74期(1940年9月5日)。

⁴⁰ 楊圻：〈致子尊先生書〉，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02。

⁴¹ 詩亦載《天文臺》，1940年10月20日。

2月22日至26日，以葉恭綽為首的廣東各界人士假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歷代文物盡出，參觀人數達數萬，盛況空前。先生亦有〈庚辰元日題贈「廣東文物展覽會」〉七絕兩首題賀：「南洲炎德鬱嵯峨，天寶人文在網羅。大好名山兼石室，先民文獻斗南多。」「劫火飛揚文物銷，眾擎收拾認前朝。滄江夜靜生虹月，猶照流人慰寂寥」。⁴²

春日，門人林託山贈紅梅予先生，並有〈贈梅賦呈雲史先生〉七絕兩首呈教。其一云：「勁節如松亦傲霜，偏無消息訊花房。喜從供養高人宅，疏影一欄紅雪香。」⁴³先生作〈林託山萬曼卿夫婦贈紅梅兩盆，案頭清供，頓有故山歲朝風色〉七絕三首答謝。其三云：「小園賦後便無家，庾信哀時不自嗟。報道枯株發新萼，今年籬落見橫斜。」⁴⁴

3月5日，《大風》發行兩週年紀念，先生有題〈大風兩周年〉絕句兩首。其二云：「兩年辛苦干戈際，萬本胼胝戰鬥中。莫道文人無氣力，毛管毛瑟總同功。」7日，先生於《天文臺》為前清甲午舉人閩籍王贊松登載啟示以介紹書寫。

二月二日(3月10日)，林託山與鷗社社員等十人邀先生往遊沙田道風山。先生有〈遊沙田道風山〉四首，詩題小序云：「二月二日，鷗社諸弟邀遊沙田。是日……先入西林寺，復登道風山。山高峻，眾以余久病，咸有難色。余鼓勇先登，繼者十人。……峰巔基督教堂，規模恢宏，建築壯麗，道友招待甚至，堅請留詩，弗可卻也。」(頁96)此詩後載3月25日《天文臺》，題作〈題道風山〉，題序與前有異，云：「久病不愈，悵臥春陰，悶損殊甚！託山諸弟邀游沙田道風山，同往者十人，欲余解憂而祛病也。是日春雨欲來，煙雲杳冥，尋幽躋勝，勞而不倦，道友乞詩甚殷，題兩律兩絕為贈。」後先生亦有〈遊道風山叢林再題〉七絕三首。

三月朔日(4月8日)，先生為國聞社唐玉蚪《國聲集》作序，序云：「唐子武進人，博學能文工詩，宗李杜昌黎，傍逮蘇黃，探索甚深。……蓋自辛未至己卯年，終積紀戰詩三卷，名之曰：《國聲集》焉。客冬今春，唐子自成都寄此詩示我，謂將刊印，請為序文。……今唐子書三至，堅請作序。」⁴⁵後先生亦與唐氏詩歌酬酢頗洽，如有〈諸葛祠堂和玉蚪〉七律一首、〈杜工部祠堂和玉蚪〉七律兩首、〈和玉蚪成都詩三首〉五律三首。是年春，先生致書陳步雷，以謝其接濟關懷之誼。南海黃詠零來港，晤先生，有〈香江晤楊雲史賦贈〉七律一首。⁴⁶

⁴² 稿見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上冊，卷三，頁205；詩亦載《大風》第62期(1940年2月20日)。

⁴³ 載《天文臺》，1940年3月21日。

⁴⁴ 載《天文臺》，1940年2月22日。

⁴⁵ 楊圻：〈唐玉蚪國聲集序〉，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06。

⁴⁶ 黃詠零：《芋園詩稿》，收入《天靈樓詩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266-67。

4月8日，《天文臺》載〈病中游道風叢林晚歸〉及〈暝坐〉詩三首；18日，載〈西林寺谿谷重疊，尤多脩竹，其地固甚深秀也〉七絕一首。寒食日，先生思家，作〈南海寒食〉七絕兩首，此二詩與〈憶北平某寺有水墨龍畫壁工未竟為大雨所洗戲題二絕〉七絕兩首同載於4月29日《天文臺》。20日，《大風》載先生〈屍稅歌〉、〈卅字英雄歌〉二詩。同日，《大風》載宗威〈聞雲史老友旅港詩以訊之〉一詩。28日，先生致函陳中（鍾）凡教授謝其寄示近詩云：「賜示大作一束，不獨金陵失守至今可為詩史，而詩之清真雅正，直抒胸臆，筆墨書卷，非近人所得夢見。欽佩之至。」次月28日，先生又覆陳中凡書，既推許其詩云：「承示大作，展誦數過，粹中華外，大叩大鳴，國魂詩史，無任欽佩。」又自述近月病情云：「僕久病，迄入今春，遂以大劇，全身痺麻，兩腿痿廢，毫無知覺，寸步難移，不能下地已逾兩月。醫藥無效，中西俱窮。」⁴⁷

5月，抗日名將張自忠陣亡。先生為賦〈賀新郎·書張自忠將軍〉一闕，並題七絕一首以哀之。6月3日，《大公報》載先生〈賀新郎〉詞手稿，小題作「弔張自忠將軍」。5日，《大風》載先生〈清明得子威湘中書并見懷之作卻寄新化〉、〈春雨之夜〉、〈寄子威〉五律三題四首。同日，《大風》載宗威〈雲史老友自港寄書備述流離艱苦并酬寄懷之作賦答〉詩四首。27日，中國文化協進會聯同中英、中美兩文化協會合辦「藝術觀賞會·現代畫展」，徵集旅居港澳畫家的作品，假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展覽兩日。先生「畫梅」之作，亦得展出。7月7日，《大公報》有抗戰三週年紀念專版，先生應《大公報》之請，為題〈滿江紅〉詞一闕，稿載是日《大公報》。15日，《天文臺》載先生〈詠賡、寅和皆擅音律，清夏暇日，山樓小飲，長笛三弄，吳歌一曲，聆之於暮濤松雨間，蕭然鄉國之思，蓋久不聞此聲矣〉五古一首；25日，載〈雁臺聽泉〉、〈芒種大雨新居溪興〉、〈題了如上人畫像〉三題六首；29日，載〈不樂〉、〈移居雁臺〉五律六首。

夏，先生為題胡藻斌畫牛，有〈寄胡藻斌畫牛詩〉七絕兩首（頁154）。圖見《胡藻斌畫集》，雲史詩後自誌云：「藻斌兄繪事，意境超遠。暇出『雙牛』示我，輒寫小詩二絕歸之。庚辰長夏，江東雲史楊圻。」⁴⁸是年夏，先生寄贈《江山萬里樓詩詞集》給新加坡的丘焯菱，丘氏有〈楊雲史惠函并以「江山萬里樓詩詞集」刻本見寄復謝〉七律一首：「不圖風雨吾廬夜，如接江山萬里觴。展卷詩詞逢李杜（老杜、三李），感人頑豔過吳王（吳梅村、王壬秋）。靈心長抱磯邊石（君屢悼亡），雄志愁看劍上霜（君佐孚威戎幕）。付與漁樵作閒話，那堪身世幾斜陽。」⁴⁹夏秋間，門人

⁴⁷ 楊圻：〈與斟玄先生書〉，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09-10。

⁴⁸ 胡藻斌：《胡藻斌畫集》（香港：文美設計製作，1986年4月），頁55。

⁴⁹ 丘焯菱：《丘菽園居士詩集·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頁372-73。

阮希賢、林託山赴渝，先生有〈送門人阮希賢及林託山夫婦入蜀〉七絕三首送行。六月，先生致書陸丹林，以港中有學生詆毀「廣東文物展覽會」，批評近來學風之敗壞，傷國學之衰落，並推介菲律賓華僑學生辛桂成文（時辛氏肄業於九龍華南大學）。⁵⁰

是年夏，先生貧困乏資，故售古董以易米鹽糊口，作〈清室前頒哥窯三口御瓶紀事詩〉七絕四首，詩題小序云：「民國十一年癸亥，清皇室舉行大婚禮，吳上將軍自洛陽命余入都致賀，……奉遜帝命，頒余哥窯三口花瓶一座。……今余園宅灰燼，故物蕩然，獨此瓶在滬得無恙，攜來香江，將欲售諸好古家，庶物慶得主，而余得易米也。詩以紀感。」其三云：「我是尋常百姓家，織兒撞壞不須嗟。圖球零落人間去，好換油鹽醬醋茶。」（頁132）詩載8月15日《天文臺》。同月1日，《天文臺》載先生〈送阮希賢及林託山入蜀〉、〈題張大千畫青城一角〉七絕五首；8日，載〈詠庚山居幽曠，攬海山之勝，大雨將至，枕簟皆生雲氣，驟有秋意，留題高齋〉（五古）、〈寄子威并告移居〉（五律）凡三首；12日，載〈讀《臨川集》〉、〈山居閒步〉七絕兩首。8月5日，《大風》載鄧爾雅〈懷二楊〉七律（按二楊指楊雲史、楊千里），同日亦載曹經沅致陸丹林〈離亂音書〉，函中亦請陸氏向先生問好。20日，《大風》載先生〈何處難忘酒〉五律六首。

中元日（8月18日），先生與居港故人許世英話舊。先生有〈簡許俊人先生〉七絕四首，題下小序云：「光緒中，俊老官比部，余官戶部，同官郎署，訂交方皆少年。……今歲俊老六十八，余六十六，海角把杯，共話夙昔，而河山破碎，白骨如山，垂老崎嶇，邂逅嶺表，緬念年少清狂，……歸而作詩奉簡。」其三云：「瘴雨蠻煙兩客星，扶搖一息去南溟。天邊戰骨三年白，夢裏中原一髮青。」（頁132）此詩亦載於8月29日《天文臺》，詩題作〈中元夕與許俊老緬談舊事有感〉。

立秋前夕，先生遊沙田千佛山。因雨阻，遂宿梅園山房。先生有〈立秋前夕遊千佛山，山中阻雨，宿梅園山房，聽泉聽雨，竟夕有聲〉五律一首。另有〈積雨〉及〈山中曉起〉五律兩首，均為阻雨千佛山時所作，三詩見載於9月26日《天文臺》。秋初，致書陳布雷，以謝其寄款濟難之義（頁303）。

中秋月夜（9月16日），先生攜家人登摩星嶺，有〈庚辰中秋大月，攜家人乘纜車、登摩星嶺，宇宙悠悠，海山寂寂，玉樓起粟，不勝高寒〉五律一首紀之。後過燈市，復作〈中秋香江海山玩月復過燈市酒樓簡子威湘水〉七絕兩首。秋日，先生郊遊沙田，作〈秋日遊沙田〉五古一首。是年秋，先生移居九龍月仙樓，時有〈致小萼先生書〉及〈贈潘小萼周銘伉儷〉七絕兩首。

9月25日，畫家張善子從海外畫展籌款救國後，歸國過港。29日午，先生前往

⁵⁰ 楊圻：〈致丹林先生書〉，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10。

勝斯酒店參觀張善子畫展。先生有〈贈張善子〉，詩題小序云：「善子、大千兄弟，皆以畫名天下，而善子尤擅畫虎。前歲赴歐美展覽畫品，……今善子歸國過港，港中名流，群為洗塵，邀余會飲，囑余一言。余北居久，識大千而不識善子，近來臂病心煩，山居不出，而佳客盛會，不欲失之。輒草小詩為贈。」(頁131) 10月，張善子返四川，並於是月20日遽卒重慶。先生有〈豢虎吟〉以哀之，詩題序云：「張善子愛虎，居吳門時，豢虎於家，後養於僧寺綱師園。戰事既作，善子避難西上，遊美洲。今善子客死巴渝，江南久陷，虎不知如何矣？」(頁145)

10月7日，《天文臺》載先生〈憶梅〉五律一首；21日，載〈「紉香篋圖」為陳斯馨女士作〉七絕一首；24日，載〈陸丹林屬題趙堯生張大千合作鄉居詩畫卷〉七絕兩首。28日，《大公報》載先生〈贈羅尤青將軍〉七絕兩首。羅尤青，即抗戰時期國軍將領羅卓英。其一云：「羅店秋高萬馬鳴，奇勳百戰一身輕。扶桑童稚知名姓，白晝將軍羅卓英。」羅卓英亦有和答兩首，其一云：「江東才子以詩鳴，道義擔當富貴輕。不信且看吳玉老，歲寒松柏作人英。」《大公報》編者亦附誌云：「羅卓英將軍為某戰區負責長官，近有詩寄港，與楊雲史氏唱和，百戰之餘，不廢吟詠，即此可見我軍將士之沈著與樂觀也。」⁵¹

九月，先生為馬梅初作傳。按：馬氏己卯年自潮陽避難香港，次年九月廿八日病卒香港，終年七十五歲。⁵²

11月4日，《天文臺》載先生〈庚辰重陽有感〉、〈送人之關東〉、〈時流來書多過譽書謝代柬〉、〈春興〉五律四首。〈時流來書多過譽書謝代柬〉詩云：「四海論勛業，一夫猶未安。我生遭亂世，中歲棄微官。霜雪見明秀，北山松色寒。散材悅巖壑，莫作舍藏看。」是日，送友人陳志皋、黃定慧赴粵北，後陳氏夫婦快寄庾嶺綠萼梅四枝予先生。先生作〈陳志皋夫婦飛寄庾嶺早梅即寄〉七絕四首酬謝之，詩題小序云：「十一月四日薄暮酉正，⁵³ 陳夫人定慧航空韶關，道出南雄，路逢使者飛港。夫婦附書數行，手折庾嶺綠萼梅四枝寄余。其人下地，疾馳遞到，枝萼不少損，時交黃昏亥初耳。」其一云：「嶺表今真逢驛使，路傍折贈數枝梅。南雄千里催詩急，水亂雲深縮地回。」(頁139) 8日，同鄉友人黃天石之女黃劍珠投海殉情。黃天石以其女之詩作，結為《劍珠遺稿》，索序於先生。先生序云：「同鄉黃天石，以文章小說鳴於時，旅粵已久，因家香江。天石喪女，傷悼殊過。一夕，來告女死狀，出其遺詩一卷，曰：『此劍珠手寫稿也。』乞哀而序之，且曰：『女於近代尤喜

⁵¹ 楊詩亦見附羅卓英：《呼江吸海樓詩》(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頁96-97。

⁵² 楊圻：〈馬梅初家傳〉，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13。

⁵³ 「十一月四日」，《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作「十二月四日」。此組詩亦載12月16日《天文臺》，詩題小序作「十一月四日」，今從《天文臺》本。

讀公詩，能背誦無訛，數泥我同來謁，我以事煩，約以緩日。今死矣。然女意最慕公，故必公序之，以慰九泉。』余披覽一過，氣骨清俊，辭藻便便，不類閨秀之作，求之同級等歲之男生，尤未一見。」先生既序於前，並題二絕。⁵⁴ 18日，《天文臺》載章士釗〈寄楊雲史香港〉七律一首。

12月4日，為吳佩孚將軍死忌，先生填〈浣紗溪·感舊十二月四日乎威忌日作〉二闕以悼念之。12月15日，先生出席故友葉遐菴（恭綽）六十壽辰酒會。先生前有〈壽遐菴〉賀詩七絕四首。清季，先生曾與葉遐菴同知張百熙門下，而先生遠祖與遐菴均同出北宋葉夢得，先生曾化名葉思霞，皆此故也。其四詩後，先生有記云：「今遐公業望炳炳，高隱香江，蕭然物外。今歲仲冬六旬誕辰，余流寓茲土，相見山海之間，誼既同宗，少復同官。遐公精畫松，余喜畫梅。而余生日且與之同在仲冬，可不謂之歲寒友乎？庚辰十月偶憶舊事，率成俚句，即為遐菴壽，不欲世俗之言也。」詩載11月4日《大風》。11月20日，《大風》載葉恭綽致先生函，以酬謝先生贈詩云爾。《陳君葆日記》亦記是日先生出席壽宴之情景。⁵⁵

冬，先生為著名女詩人張默君題其《正氣呼天集》七絕三首。仲冬，先生為胡藻斌題畫下山虎題詩，有〈題畫下山虎為藻斌〉五絕一首。圖見《胡藻斌畫集》，雲史詩後自誌云：「藻斌兄屬題出山猛虎。庚辰仲冬雲史楊圻。」⁵⁶ 是年，先生致書陳志皋，請代向李漢魂將軍致謝，並以病卻粵北之遊。⁵⁷

冬至前夕，先生逢車禍，腿骨脫節，性命幸保。故作〈更生吟〉七首兩首，詩題小序云：「冬至前夕（二十一日），以久病之身，遇汽車之厄，腿骨脫節，幾喪生命。間不容髮，竟不死而傷，幸也。山齋蜷臥，情懷頗惡，友好臨視，咸以相慶，盛情可感，未能一一致謝，賦此代柬。」其一云：「初疑換骨脫塵胎，螳臂擋車無妄災。今日譬如昨日死，青蠅再見仲翔來。」（頁149）冬至後，得家書，故作〈冬至後得家書畫梅訊因憶故園四絕〉。

⁵⁴ 楊圻：〈劍珠遺稿序〉，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15。

⁵⁵ 《陳君葆日記》日記云：「晚。『文化人』假寅圃公宴葉譽虎，是補行慶祝他六十壽辰的意思。本來加入的是廿五人，但其中四五人卻未就席便爾先去。楊雲史穿一件琵琶襟的背心，這裝束本來不大宜於他那樣年紀的人，後來聽季明說才知他和楊千里均為蘇州人。『雲史有一妾，據云係絕色。』洗玉清出來時說。『誰告訴您的呢？』我問。『是江霞公』她說。我聽了更（便）不作聲。但洗玉清似乎頗感興趣也似的，『改天我們到他家裏去拜望他，他一定叫他的姬人出來見見的呀！』她說。我心裏覺得頗可笑。」見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上冊，頁528。

⁵⁶ 胡藻斌：《胡藻斌畫集》，頁41。

⁵⁷ 楊圻：〈與志皋先生書〉，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05。

歲暮，上海米貴，餓殍眾多，月有二三萬人餓死。先生作〈米珠勳〉(哀上海餓殍箴暴富米商)，抨擊奸商操控市場以及日本掠奪中國米糧東渡其國之醜態。是年，先生曾自撰〈年譜〉一文，自述其詩風、個人遭遇及家國情懷。⁵⁸

民國三十年(1941)，歲在辛巳，先生六十七歲

陳嘉庚在南洋籌款支援祖國抗戰。先生有〈贈陳嘉庚星洲〉七絕兩首，既以懷念昔年之星州舊情，兼頌其愛國情操。其一詩後云：「君領袖南僑籌餉裕軍，赤忱愛國，久而彌摯，聲望隆盛，誠希有之賢豪也。去歲遍歷各省，燭知利病所在，勞苦經年，歸而告知國人，直言無隱。其南僑事務則由陳君延謙代之努力。兩君志同道合，義聞遠播，稱『二陳』焉。」其二詩後云：「宣統二年，君與余皆營膠園。數年君園成業，望鼎盛。余則世亂事親，佐理軍事不能出國，中止種植，園遂荒廢，回思舊事，蓋三十年矣。頗思一遊舊地，則青山無恙，綠鬢已非，他日握手言歡，知君當有同感也。」(頁150) 後先生又為星洲陳遜南(益吾)，題其《止園詩集》，詩後自誌云：「遜南慷慨高義，有古賢風，領袖南僑。……夏間以《止園詩集》見貽，並招往遊星洲，僕病未能也。」(頁151)

1月4日，《大公報》載先生〈更生吟〉七絕兩首。柳亞子去年12月自上海來港，居九龍。15日夜，先生與杜月笙等人同赴黃定慧招飲，座上初識柳亞子。柳亞子有〈十五日夜，定慧大家招集寓邸，賦謝一首，借千里見贈韻〉一詩，題下小序云：「同座者月笙、雲史、文六諸人暨千里長兄、止庵仁弟。」詩云：「樂章家世愧屯田，多謝逢迎絕徼天。解佩漢皋愁往跡，嬉春歇鋪記當年。原嘗珠履群賢萃，詞賦金荃一老先(謂雲史先生)。未是尋常酬酢意，臨歧握手感兜綿。」⁵⁹ 後來柳亞子追憶云：「余與雲史先生同為舊蘇屬人，南朔睽違，苦未相識。三十年〔1941〕一月

⁵⁸ 此文名為〈年譜〉，實非一般所謂年譜撰述。文凡一千餘字，誠為楊雲史自嘲自解之文。〈年譜〉有云：「雅量沖澹寡欲，自奉清簡，惟性嗜花木書籍。少年為名公子，又為貴婚。……前年南遊居九龍，人敬其名，多往謁之，言詞清和，不作欺人之談，起居至簡，日惟濃茗一杯，淡煙數枝而已。客歲染風濕疾，肩臂拘痛，年餘深居簡出。……先生詩名滿天下，論者多矣。雖宗盛唐，然不薄宋派，不輕時尚，不伐同異，嘗謂宗派各近其性，豈可以人從，欲以此自律則可，以此論人則不可。……十六七歲時，喜為六朝文及溫李詩。……三十以前承平之世，方為進取，無意為詩人，陶情而已。及遭喪亂，不平則鳴，求達我意而已。……我中年以來，悲天憫人，誠不能自己。……近年世人目我為詩人，夫人心必有所寄我，垂者逢亂，身閒時暇，無所視事。」見《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頁323-26。

⁵⁹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頁899。

始覲面於某女士席上。先生許以與美南夫人合續梅花見惠。又許貽我《江山萬里樓詩集》。宿諾未償，遽謝賓客。洪銘小友出是幅索詩，如次先生原韻云爾〔詩略〕。⁶⁰

其後，先生與柳亞子往來頗密，柳亞子有〈賦呈雲史先生、美南夫人，三用千里韻〉：「詩人老去愛田田，供養煙霞在海天。萬里江山愁故國，一龕燈火伴耆年（雲史先生有《江山萬里樓詩集》）。魯公賓客西臺慟，言愜文章南士先。乞取畫梅雙管健，論交慰我意纏綿（雲史先生與美南夫人，并善畫梅，極盼揮毫見惠，俾光寓廬蓬華也）。」⁶¹ 先生有〈贈亞子〉詩，其一云：「昔聞子厚文章伯，離亂相逢遲甘霜。收拾偏安存正統，殘棋大筆兩蒼茫。」（頁125）柳亞子又有〈又次雲史先生韻一首〉云：「紅羅無取恣狂歡，鍛鍊風霜見歲寒。天遣毫端留正氣，疏花冷蕊耐人看。」⁶² 按先生原韻今已佚。同年春，友人田翠竹（勁）寄詩陸丹林，並轉問訊先生。⁶³

2月8日，去歲春始旅港之閩人吳詠香女士於港島德輔道交易行二樓孔雀廳舉行個人畫展，先生有題〈山院春深〉七絕及〈松巔雪嶺〉五絕各一首，詩載是日《大公報》。10日，《天文臺》載先生〈題一樓紅雪堆照片〉五絕四首。

3月3日，《天文臺》載先生〈題洗玉清「海天躑躅圖卷子」自繪赤柱杜鵑花〉七絕四首；6日，載〈題吳詠香女士畫展〉五律兩首；10日，載〈九龍城山圍晚眺〉、〈老馬篇〉、〈山家〉、〈山居養病〉五律四首；24日，載〈畫梅題句〉五律三首。28日，《大公報》載先生〈昭陵六馬歌〉七古長詩一首。

上巳日，先生扶病郊遊九龍城，作〈上巳春陰扶病踏青九龍城茶店留壁〉七絕三首。是日，先生亦為門人侯官林託山《歷代詩人事略》作序（頁326）。

暮春，先生病情日篤。清明節，先生有〈清明春感〉五律一首以抒懷之。詩題小序云：「辛巳清明，病苦正深，扶人策杖，強陟山林，芳草碧色，春雨如膏，山鳥應答，落花悄然。顧念孑身病廢，烽火滿地，憂危悄悄，春光奈何。」（頁161）先生又為陳若蘭《初步集》題七絕兩首。⁶⁴

4月25日，《天文臺》社長陳孝威賦詩酬謝美國總統羅斯福，並邀先生和作，先生遂和作〈和孝威將軍酬羅斯福總統詩〉五古一首，以鼓吹抗戰。此詩與陳氏原韻，

⁶⁰ 問花齋主：〈柳亞子在港史話〉，頁58。

⁶¹ 《磨劍室詩詞集》，頁899-900。

⁶² 同上注，頁900。

⁶³ 見柳亞子〈田翠竹自湘潭寄詩丹林，問訊遐庵、雲史兩先生，并及賤名，次韻奉和〉詩，載《磨劍室詩詞集》，頁904。

⁶⁴ 載陳若蘭：《初步集》（香港，1941年），卷首。

經裝潢後，郵寄美國總統羅斯福。陳孝威《太平洋鼓吹集》自序云：「江東楊雲史先生時尚健在，聞其事，和長歌千餘言，有序，沈雄高渾，兼而有之。於是從事翻譯，自任韻語，演為語體文。張啟賢博士以語體文英譯。英國旅港詩人柯古先生董其成。仿古裝潢，維精維妙。」⁶⁵ 後陳孝威徵集海內外詩人賡和其詩，一時和者多達三百人，和詩三百六十三首，而先生則居和詩之首。

5月，門人李猷自渝寄〈鳳兮曲〉七古一首，求正於先生(頁393)。是月，陳孝威又繪「雲霄一羽圖」酬謝英國首相邱吉爾，囑邀先生題詩，先生有〈題雲霄一羽圖〉五古一首，詩題小序云：「英首相邱吉爾讀陳孝威將軍去歲九月十四日論文，答函獎謝。孝威賦詩柬謝，並請名畫家張書旂教授畫海鷹一幅以賙，囑題其端曰：『雲霄一羽』，並為長句書寄英京。」(頁162) 先生卒後六日(7月21日)，此詩刊載《大公報》。陳孝威《太平洋鼓吹集編年》亦記云：「初，陳孝威接獲英首相邱吉爾上年(民國廿九年一九四零)十二月廿八日後書後，乃敦請中央大學教授張書旂，繪『雲霄一羽圖』。時張教授先一年在重慶，為我政府繪『和平圖』(百鴿)，以贈美總統羅斯福，為藝林所重。爾時張教授蒞港，乃復為陳孝威作圖，以贈英首相邱吉爾。雄鷹翱翔於天空，波濤洶湧於其下，誠壯觀也。蓋取義於唐詩人杜甫詠漢丞相諸葛亮『萬古雲霄一羽毛』之句，以名其圖。又得名詩家楊雲史題長詩於畫端，畫高六尺，為中堂大幅，藉為民主勝利之象徵。」⁶⁶

新會唐天如索詩頌其鄉天成寺，先生病中率成〈天成寺詩〉五古長詩一首，詩題小序云：「天成寺在新會縣東北，……天如先生為之索詩。新邑人文輩出，黼藻江山，今觀山川品物之美，知其孕奇毓秀，有自來矣。病中率賦。」(頁159) 按唐天如曾與先生同入吳佩孚之幕僚，晚年與先生同客香港。

7月，先生病況愈篤，已至半身不遂，然病中猶為詩示子，有〈病中示小男〉五律兩首，其一云：「與爾同甘苦，辭家路八千。伴吟烽火後，煮酒海山前。病去細如髮，愁來長似年。客途無婢僕，灑掃未為憐。」(頁163) 月初，友人陳荊鴻來問疾。陳荊鴻憶云：「泊香島將陷前數月，雲史病且篤，予往視，已不能興，屬人取壁上所懸攝影，語予曰：『此吾故居也，庭前梅花盛開，頗耐人想，今不復得見矣。』言時，淚盈於睫，嗚咽不勝。且曰：『吾病恐終不起，君其必以詩輓我，予亟慰之。』後數日遂死，予踐約哭之以句：『病床垂涕語，尚憶故園梅。竟使天涯老，終憐一代才。山河多異色，詞賦有深哀。莫便化朱鳥，南雲愁不開。』嗟乎！古人謂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予睹雲史之淚，凡數數矣，是蓋深於情者也，宜其

⁶⁵ 陳孝威：《太平洋鼓吹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5年再版)，頁14-15。

⁶⁶ 同上注，頁30。

詩之工也。」⁶⁷先生臨終前，花費最後心力，集《易林》之句而成四言長詩〈攘夷頌〉，準備呈獻當時國民政府。⁶⁸幾日後，先生家屬送先生入九龍法國醫院（德肋撒），以便看護，並請名中醫診治，病情一度好轉。不幸，先生出現一百零三度高燒，最終因高燒持久不退，延至7月15日夜十時半溘然長逝，終年六十七歲。次日，港中報紙多有報道先生下世之訃聞。

7月17日，故舊杜月笙、錢新之、許世英、楊千里、江倬雲等十五人發出〈訃啟〉，載於《大公報》。18日，友人江孔殷、許世英、葉恭綽、陳孝威、梅蘭芳、杜月笙等數十人前往香港殯儀館致祭弔唁，並為先生大殮。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亦發唁電，蔣中正更贈賻儀一萬元，以便家屬辦理先生後事。行政院蔣中正院長、孔祥熙副院長及各界花圈及哀輓聯頗多。友人唐鼎元為撰〈祭楊雲史先生文〉，輓聯有江孔殷、鄭洪年、杜鏞、陳孝威、田翠竹、黃天石、李濟深、林蔚雲、吳藹宸等；輓詩及詞有陳荊鴻、柳亞子、邵祖平、陳鍾凡、楊鐵夫、郁達夫、楊千里、丘菽園、蔡語村、張建白、區昌來、涂景元、髯公（姓名不詳）、宗子威等。8月5日，《大風》載署名「國香」〈楊雲史的二三事〉一文，詳述先生生平事跡，以為紀念。

楊雲史集外佚詩輯錄

1939年，楊雲史在香港董理舊稿，將1927年及以後的作品編為續集，親撰《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自序，準備合前集再刊行之。續集本來預計於1941年年底由香港中華書局排印出版，不料，先生於是年夏病卒，12月香港淪陷，刻印續集之事遂擱置。後來楊氏夫人狄美南及小兒（楊吉孚）攜續集手稿逃至重慶。1949年後，續集收藏於上海，後燬於文革。因此，楊雲史自1926年後的作品散失無存，極為可惜。馬衛中、潘虹校點《江山萬里樓詩集》、楊元璋整理《江山萬里樓詩詞鈔正集續集》兩書，殷勤輯錄了大量楊氏晚年的作品，其中香港時期的詩作，多達三百餘首。前者馬衛中主要據陳文鍾之《楊雲史先生僑港詩文鈔》著錄了楊雲史居港期間所作詩詞，凡九十六首詩和六闕詞；後者楊元璋為楊雲史之孫，可能得見殘餘手稿以及經多方輯佚，共錄得佚詩三百首左右，比起陳文鍾一書多了二百餘首。筆者近就香港抗戰時期報刊及近人詩文集所載，又得楊氏佚詩數八十五首，均未見著錄於上述二家所編之集內。⁶⁹

⁶⁷ 陳荊鴻：《海桑憶語》（香港：源利印刷廠，1995年），頁135。

⁶⁸ 詩分別載於1941年7月18日《大公報》及《星島日報》。

⁶⁹ 拙文定稿後，檢得2004年12月由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歷史文獻》第八輯，載有李燁整理之〈楊圻未刊詩〉一文（頁224-40）。李燁從其任職〔下轉頁417〕

這八十五首都是十分重要的作品，如〈贈湯恩伯將軍〉、〈贈李、白兩將軍〉、〈贈羅允青將軍〉等乃先生晚年寄詩給國軍將領，以激勵抗日士氣，尤其是〈贈李、白兩將軍〉七古一篇，可視為一篇中國抗戰前半期的血淚史。又如〈九月一日德進軍波蘭，英法並起擊之，歐戰再作〉、〈哀通州〉、〈哀香山〉等，前者哀寫歐洲戰起，後者為專就通州、香山二地受難人民而寫的哀歌。其他作品，一如既往，寫山水景物以寄興，或題辭以應酬，均可見先生晚年活動大概，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即使上述二書所收的香港詩，亦與筆者於報刊所見版本有甚多的異文，值得進一步校勘。筆者試輯所見佚詩凡四十九題八十五首（五絕一首、七絕四十二首、五律三十六首、五古四首、七古兩首），略按其寫作年代先後，臚列如下：

1934年（二題三首）

次溪仁弟近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多種，匯為叢刊，屬為題耑

南府昇平事惘然，梨園法曲溯開天。何如五季伶官傳，一代興亡屬管絃。
凝碧池頭說故宮，霓裳散疊有無中。野狐老去龜年死，不問蒼生問樂工。

題《越縵堂菊話》

零落人間越縵堂，春明舊事溯同光。而今誰為徵文獻，歌舞原來有典章。

以上二題三首輯自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五編，〈題辭〉。

〔上接頁416〕

任職之常熟圖書館所藏濮蕃（1899-1971，字康安、康菴）手稿中，發現楊雲史1926年後的詩、詞、文手鈔稿，其中詩有八十五題及少數佚題，凡若干首。經李燁核對2003年馬衛中、潘虹校點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後，去其重複，得佚詩九十九首、詞二闕、文一篇。然李燁撰文時未見2004年楊元璋整理之《江山萬里樓詩詞鈔正集續集》，經筆者核對後，其佚詩九十九首中，與楊元璋所輯佚詩重複者有六十三首，詞與文亦各重複一闕（篇），故李燁〈楊圻未刊詩〉實際輯得佚詩三十六首、佚詞一闕。另外，李燁所輯佚詩主要是1931及1932年左右的作品，故與筆者所輯八十五首佚詩並無重複。據李燁初步考證，手稿中有楊雲史手擬詩稿目錄，並估計此乃當年遺失的《江山萬里樓詩續鈔》一部份原稿。筆者觀其目錄所著錄最後一首詩為〈海山謠〉，此詩為楊雲史南來香港初期（1938年）所作，而楊氏於1939年春夏間方董理續集，因此可知此目錄可能是楊雲史初至香港，抄錄若干新舊詩以示濮蕃而已，故李燁之推論仍待考證。

1938年(三題八首)

贈湯恩伯將軍

丙子居庸之役，湯將軍堅守苦戰，敵以全力仰攻，大小數十戰，死精兵四萬餘，失輜重無算。河北人士，喜色相容。余則料劉汝明，必不守張家口，以敗湯功為憂。敵以戰逾兩月，不得逞，氣沮喪，遂議棄去之矣。乃察主席劉汝明則拒湯軍入察，至是敵攻張家口，劉果不戰而潰，且不以相聞。張家口者，居庸之後路也。敵自後入，將軍於是不得守南口矣。十盪十決，白骨如山，全功盡棄，椎胸涕泣，余作此詩，戰方酣也，今補識其事(戊寅二月)。

西北籌邊最上頭，重重疊疊上關樓。漢兵無不一當百，捲土燕雲十六州。天險連營刁斗高，將軍清野肅秋毫。南山月白北山雨，萬幕無聲磨大刀。破碎山河絕鳥飛，捷書夜報暗獻敵。老夫要飲讎人血，願為將軍洗戰衣。莽莽居庸第一關，長城西北更高山。倘教一虎嵎堪負，十萬雕弓不敢彎。

以上一題四首輯自陳孝威：《若定廬隨筆》第2集〈名將與名士〉，頁120-21。

贈孝威吾兄將軍

久別陳驚座，頎頎割肉材。萬言猶倚馬，餘子盡銜枚。口海益豪氣，文章容霸才。如何天下事，不自讀書來。

料敵多奇中，心兵指掌該。壯遊形勢出，高論雨風來。舉國存亡計，斯人天下才(謂蔣介公)。頗為天下犬，貧賤豈吾哀。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38年9月11日。

題陳荊鴻《蘊廬詩草》

溫柔風骨氣清和，獨樹天南一幟佗。自是詩人關世運，微雲疏雨已無多。豪氣驚人似湖海，行吟濺淚看江山。卻從詩品論人品，元白風流伯仲間。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陳荊鴻：《蘊廬詩草》，〈題辭〉，頁1。

1939年(十八題二十八首)

贈李、白兩將軍

甲午以後戊寅前，東夷伺我四十年。我遭鼎革苦內戰，瘡痍未定邊備邊。我無負鄰鄰負我，兄弟之親其豆煎。兼弱乘危奚不可，後必悔之今眊焉。中國今有異人出，將將將兵雄且傑。扶桑小兒驚後時，起視諸國方喘息。僉云稍

縱不可圖，是宜急擊不可失。一朝發難陸海空，分兵河朔窺江東。冒頓凶頑鳴鏑利，漢兵五詭難撓鋒。坂泉毒霧陸渾火，勢欲錘碎香爐峰。四萬萬人皆欲戰，豪傑並起雲從龍。如身使臂臂使指，百體從命銘精忠。指揮若定自天縱，多多益善今之雄。近世殺人恃奇器，乘風馭氣摧堅利。破都滅國天險平，遂令形勢古今異。半壁諸軍飛渡江，中流鐵鎖成兒戲。吁嗟人力捍風霆，角逐疆場孰難易。桓桓一范與一韓，虜庭聞之心膽寒。牂柯健兒好身手，疾如風雨屯江關。孫吳絕學當大任，頗牧忠義鑄膽肝。古稱鉅鹿木罌渡，史載昆陽屋瓦翻。以視今戰無乃下，安見古人難追攀。悠悠當代數人傑，惟李與白稱二難。李公白公大智勇，蔣公倚以天下重。誰云國士必無雙，兩賢提挈鋤非種。去年萬馬救中原，一髮能牽全身動。敵秋七月陷潯陽，方舟鼓譟趨馬當。天空鳥絕江魚死，殺氣方欲吞武昌。北岸南岸夾蛇豕，桂軍粵軍分圍場。載鬼連車築京觀，尋舟問水焚餘皇。水戰陸戰空軍戰，頓兵三月夷恐惶。近聞困獸突武穴，褒公鄂公毛髮張。驅兵大戰田家鎮，斬獲虜首二萬強。十盪十決江水赤，七晝七夜天玄黃。星宿動搖六種震，風雷搏擊三光藏。陸讐水慄虛空碎，虎豹股戰螻蟻殤。血肉狼藉三百里，如邱如陵如膏漿。大小千戰斯為烈，寧免玉石哀國殤。世間奇事乃有此，七十萬人不死。是役傷夷古未聞，今番壯烈空前史。撼山容易撼軍難，西鄰額手東鄰恥。多難興邦信有之，以勞定國從今始。老夫臥疾海上村，憂天之墜疑精魂。夜捧捷書繞床走，失喜驚淚何紛紛。李白威名震萬國，左軍白起今尚存。少陵高詠洗兵馬，會見郭李旋乾坤。西塞山高對暮雲，爭墩今屬兩將軍。行人指點田家鎮，文藻江山百代勳。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陳孝威：《若定廬隨筆》第2集〈江東才子贈詩李、白兩將軍〉，頁178-80。

憶頤和園花事

千門紅雪裏，載酒更攜橙。午箔觀花氣，春衣珠翠聲。傾城爭買醉，舉國悔佳兵。煙水夕容澹，飄燈一棹輕。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4月20日。

送人之湖廣復入蜀二首其二

辭家如落葉，爾我共雄愁。霜露自清野，烽煙在上游。亂山沽酒店，高雪點燈樓。飛鳥歿何處，天邊是益州。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4月23日。

題綏遠昭君青塚圖照

慷慨紅妝自請行，昭君有意靖邊城。先皇曾下輪臺詔，國破都從黠武聲。
穹廬寵愛自年年，終古長安望日邊。到此南人盡惆悵，胡恩如海漢恩天。
曾是甘泉見夕峰，羽林十萬議和戎。美人飛將皆王命，猿臂蛾眉孰爾功。
佳麗三千私自憐，王嬙姓氏獨流傳。他人盡賂毛延壽，不見君王十六年（漢元帝在位十六年）。

以上一題四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4月30日。

題袁節母孝事略

溫塘井上啼夜烏，有人從井殉其夫。夫不死井死於病，椎心泣血仰天呼。夫
死有母誰返哺，我死有兒誰撫孤。母兮痛子成心疾，還奪兒乳乳病姑。苦節
純孝四十載，賢子起家天倫愛。玉樹成行門巷興，道光楔綽芳型在。若使當
時完小節，丸熊誰見歐陽再。吁嗟今世新倫常，婚姻之禮由濮桑。不合則去
法曰可，老而無依委道傍。聖人制禮天福善，造端夫婦門閭光。君不見古井
不波照清冽，溫塘袁氏留芬芳。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5月21日。

為洪銘畫梅並題一絕

話到江南遠夢迷，水村山郭雨淒淒。知君家住羅浮裏，一例開時怨鶴啼。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6月1日及8日。

中元大月山居歸思

焚香延夕爽，風露滿西樓。河漢明殘夜，池臺向早秋。萬人歸故郡，一客滯
滄洲。季子黃金盡，栖栖我獨留。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10月5日。

立秋感懷

習靜繁華裏，悠然寄一塵。笙歌吹海去，風露得秋光。⁷⁰寸土黃金地，分

⁷⁰ 此詩協真、陽、先三韻，於律不合，疑有訛誤。「風露得秋光」之「光」字疑為「先」字之誤。

陰碧血年。此鄉哀莫大，心死若為憐。
谷口山村密，秋來門戶清。細泉疑雨落，殘月似天明。草際聞棋響，花間過
屐聲。焚香掃苔石，於此學逃名。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10月26日。

九月一日德進軍波蘭，英法並起擊之，歐戰再作

項羽為戎首，王敦自可兒。旌旗一蕩動，宇宙再支離。人事今如此，天心大
可疑。飛虫滿燈燭，山雨到樓時。

賦枯樹

霜露千年氣，堅貞造物誇。托天見風骨，畫地走龍蛇。明夜枝多月，空林雪
作花。一為樛棟器，不解斧斤嗟。

以上兩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10月29日。

中秋廩丞夫婦招飲其山樓，煙雨滿海，終夕無月，夜半亂流歸九龍

浮海逢佳節，居夷共一觴。今年猶在客，舉國盡思鄉。花亂見燈色，雨微聞
酒香。把杯殊未忍，一為念流亡。
木末泉根本，潺湲眾壑分。登臺不見月，石壁水紛紜。送客山中雨，開門夜
半雲。乘流發高詠，隔海一相聞。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11月6日。

九龍秋末訪友不遇散田野間

野色入洞房，奇峰抱華屋。主人山中去，閒門閉林麓。倚杖看晚霞，遠映平
疇綠。行行入田家，秋菘雜黃菊。隔籬呼野老，採摘買盈掬。衣裳生暮寒，
煙鳥喧鄰竹。我有江南田，曷為隱南服。栖栖秋山深，踽踽滄海曲。棄之何
足惜，所求遠恥辱。求之亦何怨，離群友麋鹿。歸來敲門扉，丁丁響幽谷。
廚煙翠微下，洗菜山泉漉。熒熒燈燭光，入門黃粱熟。飽食踞胡床，湯湯洗
我足。動念流亡人，飢寒哀水宿。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11月23日。

風雨交作挽吳自堂上將軍

多難相逢失意時，把杯翻恨識君遲。屠龍畫虎傷心事，忠厚相憐後死知。

當年意氣一銷魂，化作寒濤自吐吞。酒後鼓鞞聽不得，滿天風雨入中原。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39年12月11日。

大風週年紀念

一掃千軍落葉風，筆尖槍桿總同功。未來如漆明如燭，都在元機慧眼中。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大風》第30期(1939年3月5日)。

哀通州

乙亥秋，日人之逐商震也。聞通州東濱海二十二縣，脫離中國，以殷汝耕為長官，而聽命於日本，是曰冀東，若別為一小國者，蓋預為戰時鐵路沿海運輸軍火計也。丁丑六月朔(陽曆七月七日)，盧溝事起，二十九軍人人自為殊死戰，日軍屢敗，其國褫其司令田代，易以香月，田代自刎死，香月見久戰無功，六月二十日丙辰(陽曆七月廿八日也)，以飛機炸四郊各師旅營舍，宋哲元與戰於大紅門，南苑，北苑，盧溝，豐台等處，皆勝之。於是通州保安隊長張慶餘以冀東反正，劫殷汝耕以應宋軍。閉州城，殺日本朝鮮人三百餘，婦嬰皆盡。而是夕香月以事危怒，則以黎明將炸燬舊京全城脅哲元，哲元仁厚愛民，不忍巷戰灰燼生靈，他邦使臣亦勸避以保宮城文物，夜分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皆陣亡，哲元乃揮涕帥其全師西退保定。黎明北平陷，而慶餘不知也。丁巳，日軍分兵再圍通州，炸遍城內，縱火民居以洩怨。于是滿城皆火，死者無算。慶餘開城放民，帥其眾萬人，繞京師北郊西山，而西奔宋軍于長辛店。日軍方以空陸軍追擊宋軍。慶餘兵數千死之。四郊農民炸死無數，逃亡流離者十餘萬人。通州難民數萬，不知宋軍之走，傾城西逃，群赴朝陽門東便門以入京。至則九門皆閉，不得入，日軍以炮機追炸，血雨橫飛，難民進退無路，則仰箭樓而哭，爭匍匐入高粱蘆葦中。時久酷暑，復大雨，三日夜，飢病渴凍輾轉泥濘以死，及被擄殺焚炸散失流亡者蓋不可勝數。越四日雨止，經西洋人士，及各慈善會盡力赴救始許婦孺入城。男子以防敗兵故，不許入。婦孺亦不肯離散其母子夫婦以獨活，而自甘溝壑者不可紀極。於是入城收容僅有萬人。嗚呼！我作〈哀通州〉。

憤積發必勃，成敗皆千載。義哉張慶餘，壯哉保安隊。閉城殺賊盡，圍城賊來再。此時兵與民，九死無一對。酷暑流金石，炎官張其傘。倏忽滿城火，炮烙無內外。血雨瀝天空，一發萬人碎。城開亦何往，死聚易生散。一樹集千人，爭欲求覆蓋。孤兒尋其親，老病失負戴。兒啼禾稼間，扼死弗敢貸。寧能害其群，決絕天倫愛。哭聲聚闕樓，跬步求所賴。四郊皆閉門，揮之不

可退。追兵自東來，彈雨出其背。老夫在城中，雪涕救弗逮。螻蟻伏百里，真宰呼安在。哀哀蘆中人，夜伏與鬼對。疇昔鬼亦人，人鬼兩無畏。坐地望廊京，西山默如黛。

哀香山(廿六年十月一日事)

丁丑七月，宋哲元全軍既退保大名，喘息稍定，募敢死隊數千，喬裝鄉人商賈，潛入京西及城中，晝伏夜行，冒秋霖入西山一帶山谷，期會恢復北平，已達香山村落間矣。又東北大學生，皆三省子弟，素以抗日聞，至是捕口甚急，復不得出關還鄉。於是千餘人逃匿西山者數月，秋盡冬寒，衣口不給，矢志殺狄，日軍皆偵知之。於十月口日夜半，以大礮轟擊，飛機瞰炸，宋軍學生皆殲焉。是夕，余聞礮聲終夜不絕，天明探知之。後入香山，鄉民告余，當時行宮及口兒院學舍，搜殺尤酷，血肉狼藉滿溪谷，余聞而作哀香山。

昨夜礮如雷，西郊戰竟夕。朝起聞口軍，香山勦口口。夫何云口口，壯士我忠烈。桓桓廿九軍，九死誓殺狄。一心十萬人，將士誠勇決。未戰氣先吞，滅口口口食。見危咸忘身，無不一當百。兩旬盧溝戰，難以移寸尺。此役古所無，欲我國土滅。戰場二千里，幽燕極恒碣；冀東斷股肱，津榆失控扼。飛挽通陸梁，內禍乘肘腋。所難投鼠忌，無乃引狼逼。賣國異誤國，黃金與美色。民欲寢其皮，旦暮稽誅殛。全軍赴湯火，其事可歌泣。失土非戰罪，惡惡未能絕。近聞元戎令，問道收京闕。師行越范陽，迴戈風雨疾。其戰必以夜，晝伏竄荊棘。戰酣不奉命，令息不肯息。肉搏抉大刀，刀紅人眼赤。所殺過三萬，四夷俱驚悅。東北學生軍，忠勇義所激。亡命草露間，涕泣先為訣。空山夜磨刀，哀泉答幽咽。欲飲仇人頭，期會活邦國。邦國曷云亡，忠義固不絕。殺人口器利，一發千百殪。山中好身手，宵來殉寸鐵。姓名不可知，白骨積如雪。我心痛如傷，我目慘欲裂。遺恨失干城，何以慰忠魄！離宮秋雨寒，壞道陰火白。紗窻牛斗間，雲臥憶宿昔。翠微或可探，非曰尋陳跡。苦意歌國殤，掃花埋碧血〔此詩諱闕及不可辨認之字甚多，凡此皆用「口」注明〕。

以上兩題兩首輯自《大風》第42期(1939年7月5日)。

又文、丹林招飲寅圃圖書滿壁花雨甚幽賦詩為謝

客雅主人奇，南州此宴稀。入門琴劍滿，我意澹忘歸。簾重林陰複，窗涼草雨微。元龍湖海士，把臂暫忘機。

文章當大任，兵馬不羈才。戰史藏沙戟，書名考玉杯。奇峰花上出，清宴雨中開。一世雄何在，摩挲話劫灰（寅圃藏洪、楊文告印件甚多，著文辨其真偽，并出吾邑報恩碑石拓見示）。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大風》第47期（1939年9月5日）。

公無渡河

風聲鶴唳，搖落已深。秋盡江南，念我鄉國。憂從中來，悵然有感。

白帝山高江漢深，蛟龍窟宅氣蕭森。急流太息公無渡，如此風波如此心。萬籟沈吟此一時，九垓搖落負前期。鯉魚風起吳江冷，胡不歸來陳伯之。江頭宮殿水煙籠，王氣何年宅虎龍。自古金陵亡國恨，漁樵省識六朝松。北固潮來動地秋，幾家功業付寒流。三分一統休饒舌，不問江山問仲謀。

以上一題四首輯自《大公報》，1939年11月18日。

1940年（二十二題四十一首）

南海見梅感賦

水村山郭多風雪，江北江南萬里愁。笛裏家山怨明月，望鄉人在海西頭。南國焉知霜雪氣，北人無地著清歡。可憐生物非時地，縱有梅花無歲寒。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2月19日。

林託山萬曼卿夫婦贈紅梅兩盆，案頭清供，頓有故山歲朝風色

年來笠屐久離身，暫把詩心澆劫塵。省識孤山煙水氣，送花原是姓林人。相思南國此君稀，偶倚雕欄月上衣。夜半暗香消受後，吟來詩瘦畫來肥。小園賦後便無家，庾信哀時不自嗟。報道枯株發新萼，今年籬落見橫斜。

游三疊泉

泉石相鳴松色寒，人來水底上峰巒。詩中倘有王摩詰，留與山僧當畫看。

以上兩題四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2月22日。

暝坐

驕奢淫佚生，水火刀兵死。天乎民何從，曷弗愛其子。暝坐觀人心，天怒從

茲始。客裏無多書，一日畫數紙。今日南北朝，明日五代史。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4月8日。

西林寺谿谷重疊，尤多脩竹，其地固甚深秀也

早聞多竹能醫俗，金碧檀欒點綴工。莫共闍黎通姓氏，怕留詩句此山中。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4月18日。

南海寒食

雨中漠漠花猶冷，山下青青草可憐。未必今朝是寒食，千村萬落久無煙。
禁煙院落小江關，花下清樽此日閒。長憶故園峰壑裏，新鶯啼遍一城山。

憶北平某寺有水墨龍畫壁工未竟為大雨所洗戲題二絕

若無雲霧難為隱，除卻滄溟不是宮。豈有點睛飛不去，夜來拔宅雨聲中。
霹靂飛飛不見龍，平明日出粉牆空。此君無意圖形業，不向人間重畫工。

以上兩題四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4月29日。

清明得子威湘中書并見懷之作卻寄新化

楚天鴻雁到，失喜是清明。此別關生死，全家在甲兵。故山無舊業，亂世獨
詩名。辛苦憐王粲，相憐空復情。
子威湘水曲，要我寄詩回。戰地煙花暖，流人涕淚哀。一樓當日落，四海看
潮來。共佇收京邑，相期且莫催。

春雨之夜

冬旱久知燥，幽幽海潤生。烟雲春有氣，花草夜無聲。樓上歌喉寂，燈前病
眼明。流人動詩興，萬里怨江城。

以上兩題三首輯自《大風》第68期(1940年6月5日)。

不樂

開闢原多事，徒勞覆載情。聖人皆白骨，鬼趣自蒼生。石上古松翠，林間春
鳥鳴。等觀乘化盡，耐老月猶明。
更序暗生警，況經秋露霏。遙知今夜月，猶照故園扉。憂患因人久，思讐及

我稀。清光對毫髮，百念一露衣。
南溟滄巨浸，瀕洞盛風波。水國知秋早，樓居得月多。山寒親鳥鼠，日暮恐
龜鼈。島嶼分棋勢，旌旗早晚過。
大患有身始，愁心應物生。人隨春色老，月似古時明。貧賤酬無道，歌詩用
至情。惟將眼前意，偃仰得餘清。

移居雁臺

臥起青冥裏，爐煙藹綠紗。片雲移海重，急雨入樓斜。廚火破空翠，村花燒
暮霞。故鄉無寸土，猶復苦思家。
移榻西峰裏，全家住翠微。紗窗依澗潤，古硯養雲肥。亂世甘羈旅，詩人蕩
怨悱。青山對華髮，便欲暫忘機。

以上兩題六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7月29日。

題張大千畫青城一角

袖海堂中識大千，幼輿邱壑在青天。披圖忽憶青城約，疑是騎驢入蜀年。
張髯筆意似清湘，雲翠冥冥入大荒。此是高寒松雪裏，獨無人處看蒼茫。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8月1日。

寄子威并告移居

喪亂各無恙，歌詩仍舊觀。無心說山水，有骨續饑寒。未敢輕英俊，猶能憶
治安。袖中流涕策，萬一障狂瀾。
百丈松蘿氣，卜居林薄陰。人煙和雨亂，猿鳥喜雲深。已作無家別，云何不
繫心。新詩訴哀怨，奚必為登臨。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8月8日；其一亦載《大風》第68期（1940年6月5日）。

讀《臨川集》

直從奧博為奇崛，清峭如秋嫵媚春。得氣山林勝臺閣，縱然宰相亦詩人。

山居閒步

長林幽草鳥關關，自展柴扉豁谷間。落盡花時聞細雨，獨無人處看千山。

以上兩題兩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8月12日。

何處難忘酒(樂天有〈何處春深好〉之什，輒廣其意，以示酒趣者)

何處難忘酒，春宵花滿枝。紅籐滿座院，清月亂階墀。綠鬢焚香地，青童洗硯時。此時無一酌，何以潤新詩。

何處難忘酒，園林客盡歡。畫堂叢桂發，秋月石牀寒。劍器初停舞，吳鉤已徧觀。此時無一斗，何以盪胸寬。

何處難忘酒，前軍大合圍。沙中邊月出，塞上雪花飛。飲器論功賞，班聲破敵歸。此時無酩酊，何以赴戎機。

何處難忘酒，紅梅開草堂。獨觀高士傳，相對美人妝。池上雨聲至，窗中花氣香。此時無淺酌，何以滌愁腸。

何處難忘酒，親筵進壽觴。劉樊開口笑，軾轍洗詩腸。座上貂蟬滿，房中杞菊香。此時無大斗，何以慰高堂。

何處難忘酒，宵遊太液間。花堆深苑火，露濕小窗山。聞笛秋天迴，弄舟清月閒。此時無一盞，何以對雲鬢。

以上一題六首輯自《大風》第73期(1940年8月20日)。

憶梅

籬落見新萼，清寒數點開。人從風雪去，詩到水山來。瘦影半窻竹，幽情一院苔。何時披鶴氅，惆悵舊池臺。

以上一題一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10月7日。

贈羅尤青將軍

羅店秋高萬馬鳴，奇勳百戰一身輕。扶桑童稚知名姓，白晳將軍羅卓英。九派潯陽挾雨風，小姑奪得繼彭公。淮碑異日誰濡染，應許昌黎為紀功。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羅卓英：《呼江吸海樓詩》，頁96-97；亦載《大公報》，1940年10月28日。

送人之關東

碣石生雲水，送君愁遠春。此行非故國，相見尚胡塵。落日馬如蟻，青天雁似人。勳名溫飽事，成敗莫輕論。

時流來書多過譽書謝代東

四海論勛業，一夫猶未安。我生遭亂世，中歲棄微官。霜雪見明秀，北山松色寒。散材悅巖壑，莫作舍藏看。

春興

花裏為朝暮，近來多掩關。春流繞城綠，清月過人閒。時見竹林鶴，遠看松際山。誰能棄荊棘，與我共幽嬾。

以上三題三首輯自《天文臺》，1940年11月4日。

題《何詠遺詩》

憐爾行吟負米餘，心聲憔悴足欷歔。王孫一飯今何世，誤盡平生是讀書。語重心長澈骨哀，我憐長爪是清才。傷時不作猶人語，更見溫柔敦厚來。

以上一題兩首輯自何詠(著)、黃天石(編)：《何詠遺詩》(香港：香港復興出版社，1940年)。

1941年(四題五首)

「紉香籜圖」為陳斯馨女士作

莫須蘇氏迴文錦，自有靈均空谷香。閒採楚騷訴悱惻，一窗秋水寫瀟湘。

題陳斯馨《初步集》

清論霏霏玉屑寒，談言微中託毫端。徐陵異日添新序，不作南都石黛看。餘事猶能絕妙辭，海山深處擷芳時。風情收拾琉璃匣，一種靈修窈窕思。

以上兩題三首輯自陳若蘭：《初步集》，頁100；〈題辭〉，頁1。

題吳詠香女士畫·山院春深

一溪風柳水清淺，山院春深煙日晴。不獨畫中有詩句，耳邊滿紙有啼鶯。

題吳詠香女士畫·松巔雪嶺

飛流絕壁下，載雪幾株松。行色入寒翠，松嶺峰外峰。

以上兩題兩首輯自《大公報》，1941年2月8日。

附錄：楊雲史香港時期交遊考略

江孔殷(1864-1952)，字韶選、少泉，號霞公。廣東南海人。光緒卅年(1904)進士，授翰林編修，官至江蘇候補道。辛亥革命後，在香港經營煙草生意。1930年返廣州定居。1938年廣州淪陷後，避難香港。著有《蘭齋詩詞存》。

張仲仁(1867-1943)，名一馨，以字行，室名心太平室、古紅梅閣。江蘇吳縣人。光緒舉人。辛亥革命後，任政事堂機要局局長，後反袁引退。1938年5月初來港，後西上主持國民參政會，往返川港之間。著有《五十年來國事叢談》、《現代兵事集》、《泰山詩畫遊記冊》。

伽禪老人(1871-?)，生平不詳(按楊雲史有〈壽伽禪老人七十〉一詩)。

許俊人(1872-1964)，名世英，字靜仁、雋人，號雲樓、雙溪老人。安徽至德人。晚清時，任刑部主事、山西提法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後，歷任北洋軍政府，官至內務、交通總長、內閣總理等。國民政府成立後曾任駐日本大使、全國賑災委員會代委員長，抗戰時曾駐香港。著有《黃山攬勝集》、《雙谿詩存》。

宗威(1874-?)，字子威。江蘇常熟人。擅詩詞，抗戰時曾任職藍田國立師院學校。

唐恩溥(1878-1961)，字天如。廣東新會人。光緒癸卯科舉人，早有文名，善醫術，工書法。歷任清史館纂修、廣東警察學校及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教席、吳佩孚幕僚秘書長。晚年寓居香港。著有《文章學》。

葉恭綽(1881-1968)，字裕甫，一作玉虎、譽虎，號遐庵。廣東番禺人。清末民初曾任郵傳部、鐵路總局、路政司、交通部等要職。1937年僑寓香港。1939年在香港組織「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香港淪陷，滯居九龍。1942年10月，轉往上海，拒受偽職，閉門謝客，以詩畫自娛。著有《遐庵詞》、《遐庵彙稿》、《遐庵清秘錄》等。

章士釗(1881-1971)，字行嚴，號孤桐老人。湖南長沙人。早年創辦《甲寅》雜誌，曾任教育總長。1939年春居港，是年夏飛渝。1949年，返回大陸。1971年病卒香港。後人編有《章士釗全集》。

張善子(1882-1940)，名正蘭，單名澤，一作善孖，筆名虎癡。四川內江人。民國著名畫家。抗戰時，與其弟張大千舉行聯合畫展，捐資抗日。1940年從美國返國，經香港赴川，不久卒於重慶。

楊天驥(1882-1958)，字千里。江蘇吳江人。早年任《民呼》、《民立》等報編輯。歷任國務院秘書、吳江縣長、監察院秘書長。抗戰期間，避難香港。

岑學呂(1882-1963)，字伯矩，晚號師尚老人。廣東順德人。早年從政於廣東，1920年赴京，歷任職國務院各部及任張學良將軍秘書。抗戰前後，曾任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後去職隱居香港。著有《梁燕孫先生年譜》、《岑學呂詩略》、《岑學呂尺牘》、《佛學與人生》等。

張默君(1884–1965)，原名張昭漢，號涵秋、玉尺樓主、白華居士。邵元沖妻。湖南湘潭人。曾任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校長、國民政府考試院委員、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委。張氏生平工詩，備受陳三立、陳石遺等推譽，為民國女詩人之傑出者。著有《正氣呼天集》、《大凝堂集》。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後改人權，字亞廬，又改名棄疾，字亞子。江蘇吳江人。南社社長。曾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1940年底，自滬來港避難。著有《磨劍室詩詞集》。

張嘉璈(1889–1979)，字公權。江蘇寶山(今上海)人。清末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曾任參議院秘書長、中央銀行副總裁。1938年任交通部長。1949年後，去澳大利亞、美國，從事經濟教育研究。

陳孝威(1892–1974)，字向元。福建閩侯(今福州)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曾任直隸泰寧鎮守使，陸軍第七軍參謀長等職。抗戰時期，在港發行《天文臺》半週評論，宣傳抗戰。著有《太平洋鼓吹集》、《若定廬隨筆》、《怡閣詩選》。

吳湖帆(1894–1968)，一名翼燕、萬，字遙駿、東莊，後又名倩，字倩庵。江蘇吳中(今蘇州)人。以書畫鳴世。著有《綠遍池堂草圖詠》、《梅影書屋畫集》、《吳湖帆畫集》等。

唐玉蚪(1894–1988)，名鼎元。江蘇武進人。明代文學家唐順之十四代孫。生平擅詩詞，從錢名山、嚴修遊，曾任職於浙江省建設廳，抗戰時避難重慶。著有《五言樓詩草》、《春池館文錄》。

冼玉清(1895–1965)，齋號碧琅玕館。廣東南海人。生於澳門，擅詩詞，工畫藝。歷任嶺南大學、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抗戰時，隨校流徙香港。著有《冼玉清文集》、《廣東文獻叢談》、《廣東女子藝文考》等。

陸丹林(1896–1972)，字自在，號非素，別署楓園。廣東三水人。同盟會會員。早年曾任職廣州護法政府及武漢市政府，又任《大光報》、《中國時報》等報主筆及上海藝術專科學校、重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抗戰起，與友人創辦《大風》雜誌、《文化界》週刊。著有《當代人物志》、《革命史譚》。

胡藻斌(1897–1942)，原名斌，字顯聲，號靜觀樓主。廣東順德人。著名畫家。留學日本。曾出洋考察，在新加坡、廣州設校授徒，擅長畫虎，名震大江南北。抗戰爆發，避居香港。香港淪陷後，為日軍毒死。著有《胡藻斌畫虎集》。

邵潭秋(1898–1969)，名祖平。江西南昌人。章太炎之學生，擅詩工文，與陳散原、黃侃、陳寅恪等過從。先後任教東南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四川大學。著有《培風樓詩存》、《培風樓詩續存》、《峨眉遊草》、《培風樓七言絕句》等。

黃天石(1898–1983)，又名黃鍾傑，筆名傑克、黃衫客。廣東番禺人，原籍江蘇。早年曾任職於廣東粵漢鐵路及新聞界。後赴南洋編《南洋公論》。1935年返港，創辦香港中國新聞社，自任社長。著有《紅巾淚》、《合歡草》、《心上人》等。

濮蕃(1899–1971)，字康安，一字康庵，號無言，晚號葛墅老人。江蘇常熟

人。肄業於北京美術專修學校。擅書法詩文，工繪畫篆刻。曾為楊雲史記室。

張大千(1899-1983)，原名權，小名季，號季爰，別署大千居士，齋名大風堂。四川內江人。現當代著名畫家，與其兄張善子齊名。1938年一度避難香港。著有《敦煌石室記》、《張大千畫集》、《敦煌畫冊》、《黃山前後澗詩畫冊》等書。

黃詠雱(1902-1975)，字肇沂，號芋園。廣東南海人。以詩鳴世，著有《天蠶樓詩文集》。

陳荊鴻(1903-1993)，字文潞。廣東順德人。幼受庭訓，工詩詞，擅書畫。弱冠漫游大江南北，結交名流詩家。南歸後，歷任粵港多間報社筆政。其後移居香港，從事教育工作。著有《獨漉堂詩箋》、《蘊廬書畫》、《蘊廬詩草》、《海桑憶語》。

張江裁(1908-?)，原名仲銳，字次溪。廣東東莞人。孔教大學畢業，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精於史料掌故。著有《東莞袁督師遺事後裔考》、《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等。

袁洪銘(1909-1991)，字仲鼎。廣東東莞人。生平致力於廣東地方民俗研究。抗戰時，曾居港任《探海燈》編輯。1956年，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

李猷(1915-1997)，字嘉有。江蘇常熟人。虞山國學專校畢業。後任職於交通銀行，長達四十餘年。1979年退休後，歷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史館纂修、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書法學會理事、中華詩學季刊社社長等。著有《紅並樓詩話》、《紅並樓文存》、《近代詩選介》、《龍礪詩話》等。

陳志皋，浙江海寧人。

黃定慧，名淑儀，又名慕蘭。湖南瀏陽人。陳志皋之妻。抗戰時，參與何香凝領導的慰勞分會成員，在香港活動頗為活躍。

吳世媛，字詠香。福建閩侯(今福州)人。吳藹宸之女。以畫擅名。畢業於北平國立藝專國畫系及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院。1940年春南來香港，並舉行個人畫展。

林託山，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抗戰時，曾居香港，後赴重慶。著有《歷代詩人事略》。

陳若蘭，字斯馨，室名紉香窠。廣東龍川人。著有《初步集》。

釋了如，荖灣東普陀寺僧，俗名梁興漢。廣東新會人。梁啟超之侄。戊戌維新失敗後出家。

釋茂峰，荖灣東普陀寺僧侶。

陳文鍾，江蘇常熟人。任職國立中央大學。抗戰時，因事滯港，時與楊雲史相識，不久回上海。後陳氏將其藏楊氏在港之詩，輯為《楊雲史先生僑港詩文鈔》。

張廩丞，生平不詳(按楊雲史有〈五月望日偕廩丞同遊宋王臺遇雨而返是夕霽月殊佳計去年今日到此已一年矣〉、〈中秋廩丞夫婦招飲其山樓，煙雨滿海，終夕無月，夜半亂流歸九龍〉二詩)。

潘小萼、周銘，生平不詳(按楊雲史有〈贈潘小萼周銘伉儷〉一詩)。

Yang Yunshi's Literary Chronicle during His Hong Kong Years (1938–1941) and a Collection of His Uncollected Poems

(A Summary)

Ching Chung Shan

Yang Yunshi 楊雲史 (1875–1941), named Qi, a scholar from Changshu of Jiangsu and author of *Jiangshan wangli lou shi* 江山萬里樓詩, was famed for his poetry. Despite the trend of adopting the Song style in poetry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Yang promoted the Tang style instead, thus establishing himself 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east of Yangzi” in the modern period to promote such a poetic style. As Qian Zhonglian remarked, “undoubtedly, the poet who exuberantly emulated the Tang style in modern times should be Yang Yunshi.”

Yang took refuge in Hong Kong a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He stayed there until his death in July 1941. During this time, Ya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by contributing hundreds of poems. He stoked the spirit to fight against the aggressors with his profound scholarship and was widely respected. In his final years Yang edited the ten *juan* sequel to his collected poems. The manuscript, however, was burnt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efforts of editors Ma Weizhong/Pan Hong and Yang Yuanzhang result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cademic editions of Yang's collections which include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newly found poems.

This essay is focused 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Yang Yunshi compiled during his Hong Kong years, chronicling his activities during his final years, and relating his Hong Kong poetry to the time by drawing references from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other literature. Eighty-five uncollected poems of Yang are iden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re appended in this essay.